

74
6641
11



74
6641
11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七

經禮禮部存鄭翰隲王教庶亨充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胡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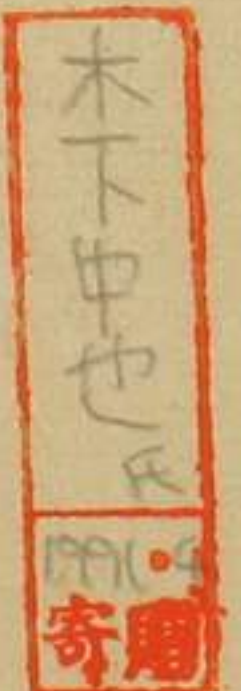
通論

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剪不納期而小
 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
 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
 縷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注：今之蒲華也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

功多一等服上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疏此明五服精粗之異芻剪不納芻
為蒲華為席剪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
云大夫居廬士居聖室是士服斬衰而居聖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聖室者喪
服小記云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亦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縷者
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曰縷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
也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二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
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

禮記卷之三十七



91-0788



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鄭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方慤曰柱廬間之楣以為之固故曰柱楣前廬傍屏蔽之草而節之故曰翦屏八十一縷曰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有正服降服義服故也所謂喪多而服此也

陸佃曰芻剪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茨不翦注榻於柱置楣而已此期而席居室喪服傳既虞虞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以傳上翦屏蓋屏不欲視外尊者之事也故曰前旒蔽明註縵塞聽亦天子虞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懸矣其言既虞卒哭柱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其寢有席又在卒哭歎陳祥道曰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間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二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服也十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總麻小功之冠其受也則大功以上其冠為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其冠為受而冠衰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而冠七升則始喪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小功用大功之冠為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斬衰備舉義

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其又備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齊衰正服而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受衰十二升冠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錄錄而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制不同以為不同邪至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惑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與尊者常少卑者常多故王之衣裳衣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弔服三衰同介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衰同等此禮之差也

白虎通德論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
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經簫笄繩纓苴杖為略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

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釋名三日不生者成服曰衰衰摧也言傷摧也經實也傷摧之實也絞帶絞麻總爲帶也三年之衰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期曰齊齊也九月曰大功其布如麤大之功不善治練之也小功精細之功小有飾也總麻總絲也積麻總如絲也錫衰錫治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疑儻也儻於吉也總細如總也疏如總也環經末無餘散麻圓如環也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

軍塚內外服制通釋正服正先祖之體本族之正也

故曰正服加服加者增也本體輕而增之於重如孫爲祖本服期或以適孫承祖則服斬衰三年若此之類名曰加服降服降者下也減也本服重而減之從輕如子爲父母本服三年或爲人後則爲本生服期年爾若此之類名爲降服義服元非本族以義相聚而爲之服如夫爲妻舅姑爲子婦之類名曰義服徐駿五服集證問如何謂之正服答曰正者先祖之體本族之正故曰正服問如何謂之加服答曰加者增也添也本服輕而加之重謂孫爲祖本服期年而適孫承祖後重加之斬衰三年故曰加服問如何謂之降服答曰降者下也貶也本服重而降之從輕謂子爲母本服三年之喪其母被出或改嫁子服期年之類故曰降服問如何謂之義服答曰義者原非本

族因義共處而有服者謂壻服總麻妻服期之類故曰義服問如何謂之報服答曰報者互相報服也謂如兄為弟服期弟為兄亦服期姒婦為娣婦服小功娣婦為姒婦亦服小功蓋兄弟妯娌遞互相報之類故曰報服

駱問禮曰喪服有一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眾可也而經帶不辨巾冠各異男子又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小至墓所即棄之不知婦人平時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正以蔽面而奠哭男女俱在途次不論往回正所當用又巾無考至於梁冠蓋有官者之服士庶平日不服梁冠朝服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言之者而或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紙之為謬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人何止踰月也無貴賤一者三年之喪因貴辨賤者儀物之節況今朝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有時經傳所著多士大夫禮下而眾庶恐不無小異且禮謂言而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許以面垢而必責以梁冠衰經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禮者察之

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纒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履無絢履之飾如刀衣鼻繩連以為行

戒喪無節速故無絢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

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纒不徒跣不

食粥餘與子為父同妻為夫妾為君笄纒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

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履餘與男○齊衰三年者父卒始

有母之喪笄纒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

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履無絢父卒為繼

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祖母

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

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皆不笄纒徒跣也

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纒不徒跣不扱上衽既

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齊衰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

喪笄纒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

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履無絢為出母慈母繼母

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
父在為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纒不徒跣女子子在
母同室為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衰不杖
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
屨無絢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其齊衰三月者
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絢
其餘應服者並同女子子適人者為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同○大功親
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
升素冠吉屨無絢○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
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為從父昆弟相為服同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為
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為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
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為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
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
者為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
之服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
屨無絢天子諸侯大夫為適子適孫以上並下殤不為次
飲食術爾為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
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
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
子子為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為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
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之殤與為從父昆
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

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總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
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履無絢婦為夫曾祖父母異於男
子者以素總也

後漢鄭玄云子為父斬衰始死笄纒如故斬衰者斷其布不

六尺纒緇緇髮其狀如乙尾以笄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遭喪者裹巾帕頭即笄纒之存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

布深衣右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徒跣交手哭

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歎粥臣為

君不笄纒不徒跣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反在父室者

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笄拊心哭泣無

數簪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為長子齊衰三

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為

母與母為長子同齊衰杖周者父在為母不徒跣哭踊

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

也為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

九月但三月爾始死哭泣三日為舊君之母妻與曾祖

父母同蜀譙周云為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帶其笄纒革帶者皆如故衣布深

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咷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

上皆在室丈夫任夾牀東西而婦入夾牀西而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

其後餘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而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

命夫命婦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而眾臣堂下北面士之

喪父兄子姪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為長子不徒跣不歎粥凡父兄雖往哭不於

子弟之宮設哀次女子子未嫁為父始卒去深節之屬笄纒及帶如故衣布深衣

不扱上衽不徒跣吉白麻屨無絢拊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踊不絕地父卒為母始

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纒而加素冠其餘與為父同。吳射慈云夫為妻去

吉冠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衣十五升。晉杜元凱云父在為母

冠衰裳經帶皆疏衰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宋

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

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

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儻相詔導之者

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綰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

頭之類也

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為母始死去首飾而骨弁纒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髮以麻母為長子繼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為母同伯叔父母為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

笄纒

斬衰變齊辨晉魏休甯云以大功之衰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衰也若不緝為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顛云案卒哭更以六升布為衰但齊既葬還服既虞之衰若如斯言以大功之喪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衰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為差故大喪初衰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衰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於緝衰然後為殺愚謂服相易奪正以升數重輕不繫

衰之齊斬休甯又言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衰是輕之也且為父初以三升之衰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也齊衰既葬而虞以七升布為衰輕於為父也顛又難曰禮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衰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更服斬衰之服受笄總屨帶如故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衰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爾今斬止一周稱為三年未為無見休甯又云三年之喪再周爾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大喪之正禮自轉降中祥安得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應終喪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衰因喪之稱非為終三年也案禮為母喪衰四升而父喪既虞衰六升此為齊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衰母緝

衰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為怪也女子出待既虞受以
斬衰之受非更斬也魏顓又云要記稱母為長子齊衰
三年其服節如父為子者未有明徵而便緝之斬名何
得復存禮雖言餘皆易不言滅斬喜又云父為長子斬
衰母為齊衰若不言齊其下恐母與父俱當斬衰所以
別爾非謂明終斬之議邪孔注問徐邈云斬衰三年或
既虞衰緝行者往往不同意常謂既以斬表重其喪應
有變降為使終喪服斬釋斬便縞非漸殺意邪邈荅曰
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都無經明證此服
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衰三年此
不易之文也禮大功布三等先儒以為降服七升正服
八升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故謂大功不得變斬
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衰終三年乎荅曰不也卒哭而

服齊衰又問若不終三年則喪服禮何故云鬢三年又
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
得卒哭而奪情荅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
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為之制要以滅性為深
憂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宋庾蔚之謂昔賀循
以為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衰心有殺是
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爾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
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
用疏布乎是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
爾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崔靈恩喪服變除論立義既載五服變除今要舉變除
之旨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纒如故十五升白
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

雞斯徒跣扱上衽又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纒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知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去纒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纒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纒知者鄭注士喪禮云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紉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云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纒括髮在二日不斂之前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纒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纒之上

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視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君大夫上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爲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二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

人髻髮眾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髻故士喪禮云主人髻髮婦人髻于室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髻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髻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髻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布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經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首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經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是主人及眾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經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經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

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麤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文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髻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髻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爾諸文言髻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故下檀弓云弁經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經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

變麻為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耐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耐葛帶以即位案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為此解其斬衰至三月練而除首經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練為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絢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問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黃裳而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所謂織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問傳所謂禫而織父沒為母與父同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為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卑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

也 孔氏正義曰此皆崔氏準約禮經及記而為此說其有乖僻者今所不敢

通典五服成服及變除附周制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衰裳三升苴經大楬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腰經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可杖大如腰經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如前皆三重冠六升外緹條屬右縫菅屨外納居倚廬寢苦枕由哭晝夜無時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經帶義服所異者衰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苴者麻之有蕢者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六升長六寸箭筍長一尺髮衰三年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為衰裳七升布

禮記卷之三十一
為冠纓帶亦如之一辟博三寸偶結於前薰履內納葛
經首經大七寸五分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經去一
以為要經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參摻之食麤食
水飲翦屏柱楣寢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
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
經受以七升布為衰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縗為領袖
緣以練帶繩履無絢其腰經縮一股去之飯素食有菜
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罌在中門外屋下西向
開戶適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
二十五日大祥朝服縗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
袖緣皆然素冠縗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經棄
杖白麻屨無絢食醯醬乾肉出罌室始居內寢二十七
月而禫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

冠而練纓縗帶緣中衣吉屨無絢革帶得佩紛帨之屬
如其平常寢有牀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
禮成矣○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縗削杖布帶疏屨三
年者謂齊衰三年既殯成服以麤衰四升為衰裳六升
為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經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
分去一大五寸六分以為腰經削桐木為杖長與心齊
下本大如腰經薰蒯為履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
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子者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
升長八寸一辟博一寸惡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絢之
博五分白布七升為帶無腰經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
為次至虞不變者三笄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
衰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經首經大
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經練九

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衰同踰月復平常○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周者謂齊衰杖周降服四升為衰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為衰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為衰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縋經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成服五升布為衰裳八升布為冠纓經帶大小與杖周同居聖室食素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斷木為枕不脫經帶朝夕卽位哭○殤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為衰裳十升布為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為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不絞其垂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經繩屨張帷為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醬既葬除經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從下○大

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正服八升布為衰裳冠十升義服九升布為衰裳其冠十一升經帶與殤同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為衰裳冠十一升變麻經服葛經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絢踰月復吉○殤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為衰裳冠十二升澡麻絕本為經大四寸六分腰經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絕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為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茶茹葬而除經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衰裳卽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正服十一升布為衰裳義服十二升布為衰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絕本為經帶寢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麻受葛經大三寸六分腰經大二寸九分衰裳如故寢

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總麻三月者謂
總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總而疏之為衰
裳及冠纓帶首絰亦燥麻絕本大三寸七分腰絰大二
寸九分吉履無絢寢有牀飲酒食肉不至變色既葬受
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

南齊書有司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
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於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
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
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
詔可

隋書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牛弘等定儀注弘以三年之
喪祥練具有隆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法象三年
詔曰家無二尊母為厭降是以父存喪母服期豈容期
內而更小祥三年之喪有小祥者禮云基祭禮也期而
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期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
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期喪有練於理
未安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欲漸於奪乃薄
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縗緣姪則布葛在躬麤
服未改豈非姪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疏失倫輕重顛倒
豈聖人之意也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
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

乾學案母之期喪所以有練祥禫之禮者因
孝子不得遂其三年聖人知其心有所歎故
制為此禮以申其情使於一期之外更加一
時以別於他服之期爾苟無練何以有祥禫
廢練而存祥禫是無期年而有再期也此豈

達於禮意者乎隋文固不學無術大臣如牛
弘頗號知禮乃忽勅此論以壞前典誠可怪
也考之禮夫之喪妻亦然蓋夫當主妻之喪
故因子有練祥禫之節而隨之以制服隋既
廢母之練則妻之廢練可知矣至唐增母服
為三年此禮遂無所用而妻喪之祥禫亦因
之以廢昔人論妻之喪謂彼以父服服我我
故以母服服之此不易之論也祥禫之禮廢
則竟同於他服之期而無所別矣此亦論禮
者所宜深究其得失也

唐制天子崩三十六日釋服至開元時更制二十七日

而釋宋以後因之

乾學案上漢魏兩條及此條乃天子之權制

非臣民之通例也以屢朝大禮所繫故亦載之

張子全書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
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經冠屨不見所以毀之文唯杖
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
之嘗謂喪服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
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
哀也非是為敬喪服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
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
以為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
喪服○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
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
弔又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

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爾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乾學案小祥易以功衰張子說是已至練之為義蓋用練治之布為冠故名之為練非練其布以為衰也乃謂練其功衰而衣之得毋竟同於吉服乎禮無正文雖大儒之言不敢不辯

呂大臨曰斬疏總大功小功總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為之變服以至於再期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經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衰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斬衰之冠鍛而不灰錫則總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屨雖輕而衰在內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句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此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為其母皆無服史不可以純凶而占筮除喪不當受吊昔

之人皆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以功衰為既練之服功衰自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為功不可指為

何孟春餘冬序錄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胡翰讀喪禮云三年者其降服父在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致事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為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爾古未之聞也古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斯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申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會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古者為兄弟之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日月也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日月也也今禮家定為會祖父母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日月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是以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而恩殺為高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而恩殺為高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邵寶喪禮雜記五月之間而易衰者三昭公之童心不度無足論者然由今觀之喪自成服至小祥而練歲則期矣衰能無易乎今有百日而練者有六旬而練者與其蚤練不如易也

林大春曰趙汝泉書喪服之制既祥易練亦禮也然而士家鮮服練服者為其
 近於禫也時未期不忍遽變也蓋孝子之志也至於大祥之後不得不服禫者
 制也為其適於初也夫禫者淡然舒緩之義也情無窮而制有限不敢過也詩
 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譏不能終三年之制者也夫素冠即
 禫服也世人至祥而止不能服是以素冠不見而詩人思之也由此觀之禫服
 之制必行無疑也案制有官者遇禫服素冠領冠素冠束帶今似不安謂宜易
 以素巾大帶斜領此亦禮之稱也且夫當禫而負重裘是過初威也歐爾易吉
 是忘親也故君子不忍也是先王制禮之微意也是以人子於親沒之後遠庖
 廚屏羞薦於是蔬食終身不與高位絕綺麗之觀去珠玉之飾於是後遠庖
 終身不事游宴聞絲竹管弦之音而慘然不樂於是有野處終身不奉通都貴
 人以極耳目之娛是謂君子有終身之喪也非以服之謂也故曰
 先王制禮之微意也不可不省察也唯足下高明而裁擇之幸甚
 王廷相喪未敘服說喪禮初終至成服三日之內其服何如王子曰崔氏云凡
 親死將三年者皆去冠而笄纒如故著十五升白布深衣披上袪徒跣交手而
 哭婦人去笄而纒如故不徒跣不投袪亦著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
 婦人皆笄而纒皆吉履無絢其服皆白布深衣此未小敘時所服也小敘畢斬
 衰男子以麻括髮女子以麻為髻齊衰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皆去冠纒以布
 為免婦人皆去笄纒以布為髻大功以下男子皆免而婦人不髻但素笄爾其
 服自斂畢至成服皆白布深衣不改此小敘以後成服以前之服也曰古人之
 為服既聞命矣敢問今之服宜如何曰古今冠服與宜用其意可也其未斂也
 男子去冠而婦人去假髻然喪不可無飾也仍各以白布一幅裹其首漢時喪
 中如頭之制其既小敘也男子則去布以麻繩括其髮仍帶白布巾而加環經
 於其上腰經散垂其末而加絞帶婦人亦去布以麻繩纏其髮為髻齊衰男女
 免而髻大功以下免而素笄皆如其制可也今之白布長衫衣與裳連古深衣
 之變也男子初喪至成服不改可也婦人白布衫裙不改亦可也○又曰三年
 之喪以漸而變者也其在衣服何如曰禮有之矣斬衰裳直經絞帶冠纒纒管

屬首杖疏衰裳齊麻纒冠布纒布帶疏屬削杖此既斂之成服也三月而卒
 哭斬衰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入五升布纒纒屨內納
 經帶去麻纒葛期而小祥以七升布為衰裳去負版衰辟領練冠素纒中衣黃
 裳纒緣除首經纒屨無絢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去腰經除杖麻屨無絢祭用
 朝服練冠中衣素纒祭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纒纒帶絰中衣吉屨無絢革
 祭以玄衣黃裳祭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纒纒帶絰中衣吉屨無絢革
 帶得佩紛帨之屬加平時其衣服之變如此也曰古人喪禮之變如此今之人
 宜何如曰古今異宜存乎今之法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喪之禮所以節哀也
 務盡其實而不周於文焉亦庶幾矣衰練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經
 帶終制一日不可不具其衰如此雖不能周於文焉亦庶幾矣喪之大節也
 注疏曰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慎焉是故三日而成
 服三月而葬既葬則有受衰服葛經至於小祥則除首經服練冠纒纒衣黃裳纒
 緣繩屨無絢至於大祥則除衰服葛經至於小祥則除首經服練冠纒纒衣黃裳纒
 也唐開元禮練編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做家禮行之蓋不能盡合乎古
 而小祥祭前一曰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案練衣鄭玄謂為
 中衣孔穎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溫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鄭玄謂為
 冠衰頤與禮異其說未可知何據○又曰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
 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
 也告
 萬斯大曰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所以然者親喪至痛日月甚長而衰麻之屬
 不可以久故每因吉祭而為變除之節觀先王制禮雖曰親喪外除而所以節
 哀順變者尚使之由漸之輕故哭踊亦皆有節蓋不如是賢者無由俯而就
 肖者無所跂而及此禮遂不可以傳不可以繼也內哀且當以漸殺外服自宜

以漸輕彼夫始死不食既殯食粥既葬疏食小祥而菜果大祥而醯醬禫而醴酒飲食以漸而加也始死居何處既葬居何處小祥室大祥復寢禫而居處以漸而進也何獨衣服而不然乎孔子之論喪曰戚容稱其服言內心之哀視外以爲之節也是則服之變除蓋與哀情相終始矣然變者則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遽變之心若人爲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爲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爲母七升既卒哭受八升至練而易爲練冠而更易爲縞素禫更易而縞此冠之變也喪衰爲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於經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也又問傳注云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承衰之衣於經無所考觀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緣則未期不練之緣可知故大祥又變而麻衣禫後始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也若夫首要之經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經變要麻婦人以葛經變首麻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既練男子除首經而要葛猶存婦人除要經而首葛不去問傳及小記所謂除喪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履父喪初以菅屨喪後以蓆屨喪後以屨屨而後練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屨履無絢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要帶者也喪服之變除者蓋如此嗚呼古人於親喪居處飲食衣服無一日之安其於變除也猶有所不忍特重違禮制必不得已而後受後世人不克如古人之一日止唯衣服異於平時然綺縠其中而衰麻其外素縞於暫而雜服於恆羣相習以爲固然莫或有覺其非者此非論不知有變除之節亦且無所用其變除之節噫古今人不相及何至於親喪而亦有如此哉

乾學案喪禮自成服之後莫要於卒哭受服

一節蓋斬衰之布以三升齊衰之布以四升其服至麤而易壞勢必不能久故既虞卒哭三升者受以六升四升者受以七升也豈惟三年者有受卽期年九月者亦莫不有受自唐開元禮迄於明之集禮練服禫服則有之而卒哭受服之制皆廢是必既葬以後竟不服齊斬之服而後可也如猶將服之則初喪至麤之服其能歷三歲之久而不壞乎蓋由唐世以降士大夫惑於地理既不克三月而葬則無所憑以爲變除之節而又篤信釋氏七七百日之邪說如開元禮政和禮諸書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大抵當七七之期或百日之期則釋去衰麻而易以平常之素服至

小祥之後原無衰服可易故諸議禮之家亦因之而不載也嗟夫古者喪服之變除經則有除而衰但有變故可謂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也後世未嘗以齊斬終其期則於古人名服之義果有合焉否邪今茲篇所載大都先王之禮詳而後世之禮略非故略之也欲詳之而不可得也至於練禫之服開元禮諸書所載者則已分見於衰經諸篇故不重載云○又案戴德喪服變除崔氏變除古人論說皆以為據隋書經籍志載喪服經傳義疏甚多唐書藝文志存者漸不多矣以今考之喪服變除不可以不講也止就斬衰三年言之自雞斯扱衽至於成服自吉而之凶也自

筮宅至虞純是凶禮而間用吉也自卒哭至除服自凶而之吉也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上衽深衣之前衽也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謂易去朝服著深衣也崔氏變除以為十五升白布深衣也此變服之始也庶人無朝服唯深衣飯舍之時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疏謂袒左袖扱於右掖之下帶之內也變之次也小斂環經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也戴德喪服變除以為素章甫冠章甫委貌一也變之三也卒斂馮尸主人髻髮袒去笄纒而紒也散帶垂經直經之外更有絞帶鄭康成以為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也變之四也

奉尸夷于堂主人拜賓即位襲經于序東謂拜賓時袒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經于序東喪士

禮先踊而襲經諸侯則襲經而踊變之五也大斂主人及親者卒

塗主人復位襲既殯脫髦諸侯禮小斂主人脫髦髦髮以麻士既殯脫髦於死者俱第變之六也殯之明日成服杖士二日而

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第三日成服喪服斬

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於是始備記

曰三日絞垂謂小斂日要經大功以上散帶

垂於成服日絞之也蓋變者七而成服人子

之至痛矣筮宅則免經聽卜則去杖不純凶

也此成服後變一也既夕禮丈夫髮散帶垂

髮猶免也男子免而婦人髮崔氏變除云男

子散帶婦人髮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

服以啓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也變二也

自殯宮袒而啓遷于祖正柩主人襲為朝祖

變也二也將載主人先祖乃載載訖而襲為

載變也三也商祝御柩乃祖既祖訖乃踊而

襲為將祖變也四也公贈而祖送于門外襲

五也君親時喪變服無有定時則有一定儀節主人祖柩車乃行出宮襲

為柩行變也六也從柩不可無飾於道得免

而行若葬遠則著冠至郊乃著免七也檀弓

云弁經葛而葬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鄭

氏以為唯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崔氏變除云

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經大夫則素

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似大夫士亦

弁經但未明在脫載之時乎窆之時贈之時

平其變服八也屬引主人袒乃窆窆而襲九也贈用制幣玄纁贈卒更袒而拜賓拜已乃襲九也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去冠著免反哭于廟十也虞之日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葬服者即既夕禮丈夫髻散帶垂也有故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皆冠及虞則皆免十一也自筮宅至虞有此十一節卒哭主人說經帶于廟門之外言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婦人說帶經不說帶明且為耐期因耐變之此除服之始變之一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曰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麤疏未為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是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而更

以七升布為冠葬後衰殺衰冠亦隨而變輕也以葛帶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五分去一又以布帶易絞帶去菅屨受齊衰蒯藶屨變之二也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變之三也十三月小祥而練以卒哭後之冠七升布為衰裳謂之功衰而更以八升布為冠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明外除也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是時去首經唯餘要葛繩屨無絢大功繩麻屨也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前此裘狹而短袂又無祛至小祥稍飾更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祛而加裼變之四也再期而大祥朝

服而筮尸變之五也大祥白履無絢并去絰杖繩履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未純吉也既祭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縞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從祥至吉又有數變祥祭朝服縞冠變之六也祥訖素縞麻衣七也禫祭玄冠黃裳八也禫訖朝服縞冠九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十也既祭玄端而居十一也自卒哭至除服有此十一節斬衰重服唯既殯成服以後虞卒哭以前三月之內具衰裳絰杖帶冠纓履之制卒哭而後以次除殺雖曰斬衰三年其實喪服以時

變除創巨痛深莫如此三月為甚然有故乘惡車而出或為經營宅兆未必朝夕居廬又筮宅則去絰聽卜則去杖三月之內容有不純用凶服者至葬後哀情漸減服遂漸變從輕以復其初先王制禮最重者送死大事而又恐以死傷生故喪服有變除哭踊有時候所以節其哀而順其變其間輕重等殺皆因人情而為之制雖自後人觀之以為委曲繁重而揆之天經地紀有斷乎不可廢秩乎不可紊者苟明於變之節文則於禮也思過半矣○又案聖人之立制因人情而為之者也哀重則服重哀輕則服漸輕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

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喪服之重輕
遂卽以是爲斷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或哀
已盡而引而致之於禮或哀未盡而使之自
割以禮故其變除有漸謂之中制曹風之思
見素冠素衣是十三月之練服思見素韠是
大祥祭服疏所謂從初嚮末而思之亦可以
知其變除之有漸也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七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八

經禮管節存節兼錄禮記卷之三十一 大清會典統制總裁前史總裁徐學

喪儀節一

乾學案君子之於禮終身焉而已古者婦人
倭身則有胎教之禮將生子及月辰則有舉
子之禮子生三月則有命名之禮所以正人
道之始也疾病外內皆婦疾者養者皆齋男
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
所以正人道之終也若夫知學以來息養瞬
存造次顛沛罔敢或怠更可知矣故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君子其敢一日忘此哉予述喪儀
節以疾病正終冠其首凡以爲君子所兢兢

者亦不敢忽也儀禮十七篇喪居其四一曰喪服二曰士喪禮三曰既夕禮四曰士虞禮喪服一篇子已取爲喪期餘三篇則皆儀節也蓋其說爲特詳昔朱子嘗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編爲通解之書諸禮次第告成獨喪祭未竟勉齋黃氏續成之信齋楊氏又附圖焉予取兩家之章次益以後世之制薈萃成篇其說大約相同唯古禮設重溫公始易以魂帛襲斂之衣古多今少祔祭之禮溫公請祖主於廟竝設影堂殯塗之禮朱子除之卜宅告后土之禮古闕今備斯雖少異要皆無戾於古夫聖人之制喪禮也蓋欲爲人子者順天道以事其親焉爾記曰骨肉斃於下陰

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知形體之必有所終也則爲之絞衾衿冒棺槨牆嬰宅兆以安之壤樹以固之所以謹其襲藏者無弗至也知魂氣之必有所託也故既葬迎精而返虞祔練祥吉祭而配於廟人道終而鬼道起矣三篇之制條曰千端舉其大要不出乎此自是以外世俗所爲皆禮所不設也當世士大夫未嘗不用家禮而往往參之流俗閒嘗論之古者喪禮不舉樂誠謂哀樂不同時亦欲致其嚴靜也今則盛奏軍樂震盪魂魄其失一矣古者喪次哭泣擗踊之外無他焉今多用浮屠老子之法謬稱資福於冥路實取喧雜爲飾觀其失二矣古者三月而葬葬

而卒哭今以七七百日為斷亦始於僧家其失三矣古者葬不擇日一以禮制為期今惑於陰陽拘忌每失之緩甚至未葬而除服其失四矣古之弔者車馬曰賄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無以冥鏹楮錢為弔者不知何自始其失五矣若夫推干支以避煞神焚魂衣以代臯復案巫牒以招游魂未練釋衰而謝慰殯旁張樂以醒賓皆失禮之尤者聊舉大端用砭愚俗自非達於幽明之故通乎古今之變者烏足以語此哉

疾病

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充經文也適寢與適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墉謂之墉必在北墉下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故也

敖繼公曰適寢正寢也此云適寢明經所謂適室者為適寢之室爾

有疾疾者齊

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

養者皆齊

注憂也○疏男女養疾皆齊戒正情性也

徹琴瑟

注去樂○疏君子無大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憂不在於樂故去之

疾病外內皆埽

注為有賓客來

徹褻衣加新衣

注故衣垢汙為來人穢惡之○疏褻衣據死者而甚曰病言則生者亦去故衣服新衣矣褻衣謂故衣端新衣謂更加

新朝服

敖繼公曰必易之者為不可使之服故衣以死也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玄端之類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注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疏四體各一人士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之人終於其手也

敖繼公曰持體正其手足也

男女改服

注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

屬纊以俟絕氣

注為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疏纊今之新絲

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注聲音動入病者欲靜也

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疏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寢東首於北牖下

注為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

李格非曰東首所以歸魂於陽北墉下所以反魄於陰使之各歸於真宅而已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

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席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加朝服

者明其終於正也

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注憂不為容也言不惰注憂不在私好惰不

言琴瑟不御

注憂不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注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注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注自若常也○疏食肉不至變

味猶許食肉但不許多爾變味者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陳澧曰此乃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爾猶可飲酒但不至醺酣而顏色變爾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皆為忘憂故戒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注嘗度醫其所堪醫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

三世是慎物調齊也

程子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亦不可不知醫

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

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

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

注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者有服為今死者當服亦皆三日成也

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陳皓曰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已既養之當遂主其喪蓋養者與死者有親也然亦未致其養今死乃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己之喪服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疏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注孔子曰誅禱篇名○疏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

之壽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

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注包曰疾甚曰病鄭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

憂棄於道路乎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注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

君○疏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注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疏檀弓鄭注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漢書蕭何傳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

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

後漢書鄧禹傳禹寢疾帝數自臨問

吳漢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

趙熹傳熹疾病帝親幸視

樊宏傳宏病困車駕臨視留宿

陰興傳興疾病帝親臨問

桓榮傳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

道病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親奔其家問起居下車

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

去自是諸侯卿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

下

乾學案尊師重道至於此極千載下讀之猶

為魄動況當日乎故東漢氣節獨盛然則尊師重道之報不亦多乎

唐書高士廉傳士廉有疾帝即所舍問之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

魏徵傳徵疾甚帝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

段志玄傳志玄疾帝臨視及卒帝哭之慟

薛收傳收寢疾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及卒王即大宗哭之慟因遣使

弔祭贈帛三百段

杜淹傳淹疾帝為臨問

杜如晦傳如晦以疾辭職醫候之使道相屬及病甚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薨帝哭為慟

房玄齡傳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

李綱傳綱疾帝遣房玄齡至家存問

封德彝傳德彝遭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

馬周傳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每詔尚食具饌上醫使者視護躬為調藥太子問疾

岑文本傳文本至幽州抱病帝臨視流涕卒之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

高季輔傳季輔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

柴紹傳紹病太宗親問之

開元禮皇帝遣使勞問諸王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

隨職供辦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在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之南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其府國寮屬竝部列於庭中之左右國官在東府寮在西俱以北爲上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服公服贊禮者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向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制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就庭中位北向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

受勞問者隨出各卽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退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儀○問外祖父疾苦○問皇后父疾苦○問大臣疾苦皆與勞問諸王禮同○問都督刺史疾苦與大臣疾苦禮同其異者諸引導之官以所勞問州府有司充之其使於京師者則謁者引導○問藩王疾苦與都督刺史同○凡有勞問無正篇者皆臨時約準上禮而爲儀注○問外祖母疾苦皇帝遣勞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爲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內寢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服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

出次立於門西東面給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訖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攝迎者於外堂之庭拜受制書如上禮其異者受制詣閣授女侍者受奉入授受勞問者

中宮問外祖父疾苦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遣使勞問外祖父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使者之位南三丈所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內典引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給使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向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太皇太后_{若皇太后}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案退復位再拜內

禮部通考卷三十一
禮
典引使者以下出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從出各卽外
門位受勞問者再拜訖內典引使者以下退舍便次
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令
則子弟代受如上儀○問諸王疾苦與問外祖父疾苦
禮同○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勞問外祖母疾苦本司
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爲使者所司先
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內寢
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南三丈所設受勞
問者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
者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給使
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
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
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立

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
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
退復位使者稱太皇太后若皇太后有令受勞問者再拜女
侍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
引使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卽
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使者卽便次贊禮者引
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令則攝迎者於
外堂之庭拜受令書如上儀其異者受令書詣閣傳付
女侍者受之奉入受勞問者也○問諸妃主疾苦○問
宗戚婦女疾苦右二條同勞問諸外祖母疾苦○凡內
侍之屬充使則內常侍以下準所慰勞者之尊臨準約
東宮問諸王疾苦皇太子遣使勞問諸王疾苦本司散
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

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庭中設使者位東向又於使者位之東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第一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史二人奉合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合書持案者退使者稱有合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合書退復位又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卽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舍使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

問者疾未愈不堪受令則子弟代受如上儀○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闈宦一人爲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一大門外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內寢庭西階前設使者位東向又於使者位東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東西面給使二人奉合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東面立給使奉合書案隨入立於使者之南差退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內寢庭位立於使者之右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合書持案者退使者稱有合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合書

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
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
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
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愈不堪受令書則攝迎
者於外堂之庭拜受令書如上儀其異者受令書詣閣
傳付女侍者女侍者受之奉入授受勞問者○問妃主
疾苦○問妃母疾苦右兩件同勞問外祖母疾苦○問
師傅保疾苦○問宗戚疾苦○問上臺貴臣右三件同
勞問諸王疾苦○皇太子於諸王妃主以下疾苦其在
家人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問者待
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送及不爲授受之禮
唐書禮志凡問疾天子遣使者持節至其所位於庭使
者南面持節在其東南主人北面再拜以受制書主人

迎使者於門外使者東面主人西面再拜而入其問婦
人之疾則受勞問者北面

宋史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有疾皆乘輿臨問如小
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宮邸在禁中多不時
而往唯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
焉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質有疾太祖親幸其第賜黃
金銀絹有差開寶二年趙普有疾帝再往視賜銀器絹
甚厚太平中鎮甯節度楊信久病瘖忽能言帝異之遽
幸其第加賜賚祥符三年鎮安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
吉疾亟帝將臨視其日大忌宰相言於禮非便遂遣內
侍諭保吉明日臨省焉六月幸侍講學士邢昺第視疾
賜白金千兩衣著千匹名藥一匳熙甯七年詔頒新式
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臣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二千

五百兩匹樞密使使相二千兩匹知樞密院事參知政
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簽書樞密
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七百五十兩匹殿前都
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匹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
五百兩匹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匹並
入內內侍省取賜

太常因革禮通禮皇帝問大臣等疾苦其禮遣使者持
制書至疾者之門贊禮者引受疾者未間不堪受制則
子弟代受○太常新禮凡大臣有疾有乘輿幸其第以
問者○通禮皇帝遣使勞問諸王宗戚疾苦使者至受
勞問者第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使者稱有
制受勞問者再拜受制書○太常新禮國朝之制諸王
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每疾皆乘輿臨問小疾在假或乘

輿幸其第其宮邸在禁中皆不時以往○國朝會典天
聖二年五月幸崇真資聖禪院視申國大長公主服慈
正覺大師疾是日大長公主薨上後幸其院澆奠五年
五月皇太后幸楚王元佐宮問疾是日薨上幸其宮臨
奠

政和禮皇帝遣使問諸王以下疾前期有司於受勞問
者之第於大門外設使者位於受勞問者之左此下有使
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
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史二人
以案奉詔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
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望闕位立史捧詔書案前行使
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
詔書於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詔受勞問者再拜使

者宣詔書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搯笏使者以詔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詔書於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皇帝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望闕設受勞問者位使者位於其前少北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望闕位立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詔書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搯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於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詔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宣訖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詔書退

授受勞問者訖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詔書如上儀以所受詔書詣寢閣授之中宮遣使問諸王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位南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東西向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搯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搯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於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

禮部通考卷三十一
三
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
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中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
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少
北設使者位南向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
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內
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
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指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
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
讀訖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授令書退授受勞問者
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
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
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閣授之

東宮遣使問諸王以下疾前期所司於受勞問者之第
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
位東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
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
向史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
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立史捧令書
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指笏取令
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令贊者曰
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
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指笏使者以令書授
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於笏上各俛伏
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
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

受如上儀○東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西階下設使者位東向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立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閣授之

其皇太子於諸王帝姬疾從家人親屬之禮遣近侍勞問則受勞問者待之亦從家人之禮不拜迎拜送與授

明集禮皇帝遣使問王公大臣疾病儀是日奉命至病者家攝受問者或尊長或子弟出接於大門外之右引禮引使者入至正廳東南面立引攝受問者入就廳下拜位北向使者前稱有制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攝受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跪攝受問者跪使者宣制曰皇帝聞某官某疾遣臣某勞問宣制畢贊禮唱俛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攝受問者入告於病者出復命引禮引使者出攝受問者送出於大門之外使者還奏如問公主疾病則遣內侍監官禮同

駙馬或子孫攝受問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八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九

經禮禮記卷第三十九 喪儀節二

喪儀節二

正終

喪大記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注君子重終為其相喪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

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婦事處也其制異諸侯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內子卿妻也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遷其正寢士妻皆死於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方慤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

既夕記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注備喪○疏疾時使御者持體并死於其手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乃行禱于五祀

二祀曰門曰行○疏死期已至必不可求生但盡孝子之情故乃行禱五祀望佑助病者使之不死也
敖繼公曰士之得祭五祀於此可見

乃卒

注卒終也主人啼兄弟哭注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冠而弁纓服深衣

款英東谷贊言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以求身代庚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以求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素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榻奏藥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毋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羊

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

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注齊

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注小寢內寢也○

左傳薨于小寢即安也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穀梁傳小寢

非正也注非路寢也

文公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傳

臺下非正也

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注楚宮別宮名非路寢

定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注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宮坤四禮疑正寢下室夫人世婦所以辨貴賤也士庶人無多室正喪終於正寢無正寢從宜○諸侯大夫家有正寢小寢下室蓋家富而室多故所在皆足或喪受弔士庶之家或兄弟子孫同宅甚者夫婦所居室僅容膝殯死者則生者且無所之又居近內宅院無中雷男女不宜混雜弔客何以成禮故凡夫婦正喪不分尊卑幼皆以正寢惟妾與殤不可以殯南面者則殯於東西之室如無旁室則殯於正寢之邊楹不受祭奠可也殯凶所不宜每室皆在貧賤之家總於一室似於人情為便耳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四月公還自楚及方城季武子取

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

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與公治冕服注以御服固

辭強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注言公受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

定公元年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注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棹示貶之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也而丘也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

日而沒

注泰山眾山所仰梁木眾木所放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萎病也又以

為雨楹之間南面嚮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宗尊也今無明王孰能尊我以

為人君乎是我般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也

黃幹曰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宗已之道註言尊為人君既失之曳杖消搖鄭註

又以為欲人怪已孔疏亦以為寬縱自放皆非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搖蓋既病

之餘閒適之際

德容如是也

陳祥道曰聖人所以悟於將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消搖自得

之場以與天為徒也然安得忽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哲人之

嗟以與人

為徒也

方慤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示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

楹之間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若賓之矣

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以愈遠而已然孔

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將死者以般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

衾而視之也○疏此言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檀弓會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此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爾雅釋器簣謂之第

注子春曾參弟子元中參之子簣牀第也說者以皖為刮節目舉扶而易之病雖困猶勤於禮○疏

河南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禮實禮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禮得之於心自別若

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陳祥道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夫重三秉之粟輕令尹卿相之祿則是未嘗為大夫矣未嘗為大夫而死於大夫之簣宜曾子之所不為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焉事師以義故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可忍易之也父以恩故也是雖恩義之所施有所不同要之小恩不如大義之愈也孟子曰曾子可謂養志者也曾元可謂養口體者也不易簣其養體之事歟曾子之死其言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而行至於易簣子路之死不結纓成子高之死不遺棄其棺皆全一世之德正一世之事而天下後世之言君子者必稽之矣彼秦穆之死其亂命及於三良魏武子之死其亂命欲及於其妾魯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其視君子之所處不亦遠乎陸佃曰姑息者且止之詞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林弟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垂死之際胡銓曰士不聞道竊知其無以死也得正而斃雖死無餘事矣故曰斯已矣

游酢曰曾子之於始終雖一簣之不正不以疾亟而不易此聖門學道治心養氣之功也以其治心養氣之功既至則臨死之際而不亂自孔孟而下此學之失而近之者釋氏有焉故自唐以來聰明睿智之士無有不溺於學佛者蓋上失其道皇極不建儒者專以誦讀言語為事至於治心養性之學茫然而不得其原其勢出於不得已君子苟欲正之必先立皇極之道則道出於上入知向方矣苟其不然徒罪天下之溺於佛則是坐視斯人夫其性而死耳葉適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與死生若一然且改過甚勇以正為終是後學鑒照準程處也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

真書通考卷三十九

四

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鷂以山為卑而會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為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

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陳祥道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蓋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為能終其事故以終稱之若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沒幸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為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注以為欲使成志不可曉黃榦曰君子盡人之道而異乎物故曰終小人非盡人道則物而已故曰死曲禮於大夫曰卒於士曰不祿於庶人曰死與此同意子張之病自以庶幾於君子之終而不為小人之死者蓋使申祥觀其行以自勵而已胡銓曰終謂以禮終始

游酢曰古之學者貴乎行己而無愧作其死也貴乎得其正得其正謂死於
下且不死於婦人之手也觀人之法不觀於無事之時而觀於患難之際不信
其平居之時而信其將死之日苟行己無愧作將死而得其正是得其死者也
苟得其死在君子為得其終在小人為得其死雖有君子小人之辨然皆學者
之道也庶幾者謂庶幾乎學者之道也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
學於周公之道觀曾子子張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之道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

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

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

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葉夢得曰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

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守

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蓋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

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

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智者議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

禮之后是以嬖御之人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

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嬖御人疾后則不足

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之詞也故其卒篇稱大夫卿士云變夫人

陸佃曰此顧命大夫卿士之詞也故其卒篇稱大夫卿士云變夫人

言后其流蓋及上也顧命如此忠教之至也蓋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漢書何並傳並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
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椁直容下棺

後漢書列女傳陳文姬妻穆姜年八十餘臨終敕諸子

曰吾弟僧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臨亡遺命

賢聖法也汝曹遵教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諸葛亮集遺表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

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

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逸

隱以進賢良屏黜姦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

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魏書中山王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

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

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

之

其慕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城必往
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
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
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
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
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
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
國士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
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
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闈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闈闈之
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日薨
南齊晝顧歡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游魂
隨物化尅死日卒於剡山

陳書周弘直遇疾且卒乃遺疏敕其家曰吾今年已來
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
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
稱足啟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須買市中見材材
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
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棺內唯安白布手巾
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

唐書李大亮傳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
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藁歎曰吾
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

高儉傳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
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

姚崇傳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

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唾詆田宅水
礎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
先有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
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於俗以奢靡爲
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
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費徇侈乎吾亡斂
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
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
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
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
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
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
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鈔經鑄像力

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
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

席豫傳疾篤遺命三日斂斂已卽葬勿久留以黷公私
資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

李夷簡傳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
則已世謂行己能有終始者

李翱韓文公行狀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
藥食必視本草年止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
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自
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
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
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據陰陽所謂吉凶一無
污我

曾鞏撰林逋傳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
對結廬亭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
無封禪書

宋祁撰孫宣公爽行狀夏五月疾篤戊子移居正寢
命子孫曰明日午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塗四十年
訖無悔尤乃今奉遺體終牖下君子其以我爲知命
口占遺奏初不以家事爲言又謂子瑜曰逮吾屬纊
當無內姬妾獨若與諸孫在庶不死於婦人之手

歐陽修撰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公以疾薨於家遺
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
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歐陽修撰楊諫議偕墓誌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
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
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
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
臣志死無所恨唯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
而卒不及其私

范鎮撰宋景文公祁神道碑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
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范鎮謂之曰疾病者
旣死毋受贈典毋丐子孫恩毋請諡毋立碑我雖戒
諸子恐其弱不能聞於朝子其爲我達之粵五月丁
酉公薨

司馬光撰張恭安公存墓誌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皆
聰明輕利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
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

王安石撰曾諫議致堯墓誌公疾不起遺戒曰毋陷

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尋卒

宋史邵雍傳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

將終其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眾人所言召子伯溫

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

程子記邵先生遺事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

便去他疾甚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

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

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

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

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有一人云有新報堯夫

問何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

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

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

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

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

他但燭理明白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

也

孫奇逢理學宗傳堯夫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

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

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蘇軾撰趙清獻公林愛直之碑公將薨晨起如平時

子帆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

曾肇撰彭待制汝礪墓誌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

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終於正寢

橫渠先生遺事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

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

寢及旦視之亡矣門人哀經挽車以葬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年譜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呂宣義大鈞行狀君旣感疾一日命內外灑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

李顥劉博士絢墓誌君跬步不忘學旣病與予言曰每督悶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時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

王曦撰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王之

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爲我草遺表客曰郡王安常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曾中人安得知君第爲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啟之薨之日啓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他

朱熹撰張忠獻公浚行狀公薦享祖考旣奠而跌公起嘆曰吾大命不遠矣手兩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能歸葬先人墓次卽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二十六日始寢疾二十八日晡時命子栻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

趙雄撰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悉召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遺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

朱子大全劉子翬屏山先生墓表先生始得疾卽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琪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侍疾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

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

承事郎潘景憲墓誌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

敷文閣直學士李椿墓誌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

陳師德墓誌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

何叔京墓誌君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

而已

曹建墓表君知病不可爲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幾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

程端蒙墓誌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早就羣書以竣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

朱熹傳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奉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朱子節要先生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

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理學宗傳陸象山先生傳一日謂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沒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逝

尹和靖焯傳疾革時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益純至如此

陳龍正學言詳記壽富康德四福備矣而必以考終命足之死也而以爲福箕子爲萬世人破惑消貪於斯爲至微是人將以不死爲福矣夫考終命豈易言哉桎梏死非考也畏厭溺非考也伯牛之疾非考也卒疾顛蹶非考也久疾沈纏非考也卽采薇剖心之

清貞大節非考也蓋可以為德不可以為福惟建極之世康強之身氣漸竭而無所痛苦神長清而無所擾亂恬然以逝是乃足以終平生之四福

許文正衡傳病革值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

胡長孺傳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久一日具酒食召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曰先生精氣不衰何云反邪長孺曰精神與死生無涉至夕喘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矣

陳樵傳家燬於兵寓于壻王為家留六年卒且卒默坐一室不食飲踰日縣令遣人以醫來視摩之去曰吾年八十有八死可矣儻然逝

王文成守仁傳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踰梅嶺疾甚門人周積為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晚泊清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羅文恭洪先傳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然而卒

羅近溪汝芳傳戊午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衣冠禮天地祖考畢端坐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微飲拱

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之次日掖出中堂
整衣冠端坐而逝

兩浙耆舊傳趙撝謙為瓊山縣學教諭卒於番禺將
終以書別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為人
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
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為而為者予之身在太虛中如
水為水而今將為水矣水與水時為之何所留亦何
足戀聽其自然可耳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九

讀禮通考卷第四十

經筵講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原克堯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三

初終上

士喪禮

疏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賜不言王又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梁蓋天子之

乾學案士喪禮篇尚言士之喪禮至雜記喪

大記諸篇則諸侯大夫士禮並陳今凡屬天

子喪禮別見國郵篇其諸侯以下亦附見此

篇之內蓋以後代開元政和禮諸書皆有品

官喪禮諸侯亦品官也故不別為篇而總見

於士喪禮內云○又案此篇之內有諸侯大

夫喪禮而仍稱為士喪禮者以儀禮士喪禮篇為主也儀禮始末完具次第井然而他書則不過偶見一二故以儀禮為主而他書附之總名為士喪禮云

死于適室無用斂衾

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疏正寢對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之適寢總而言之皆謂之正寢言正寢者對燕寢與側室非正大斂所并用之衾者案喪大記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大斂未至且用大斂一衾以覆尸

乾學案每段之首不著篇名者皆士喪禮文也士喪禮首末完備每段以此為首而其他諸書採用者別標篇名焉觀者審之

喪大記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注悲哀有深淺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

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也

注視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纏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纏也括髮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白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悲哀在中變形於外言人情中外相應也○疏笄謂骨笄纏謂鬚髮之縮親始死去冠惟留笄纏士喪禮云小斂括髮死二日乃去笄纏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案深衣衽當旁此云妨履踐故注為裳前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扱處當衽也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傷腎乾肝焦肺傷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右始死

陸佃曰扱上衽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拊心而哭發胸擊心在斂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於是為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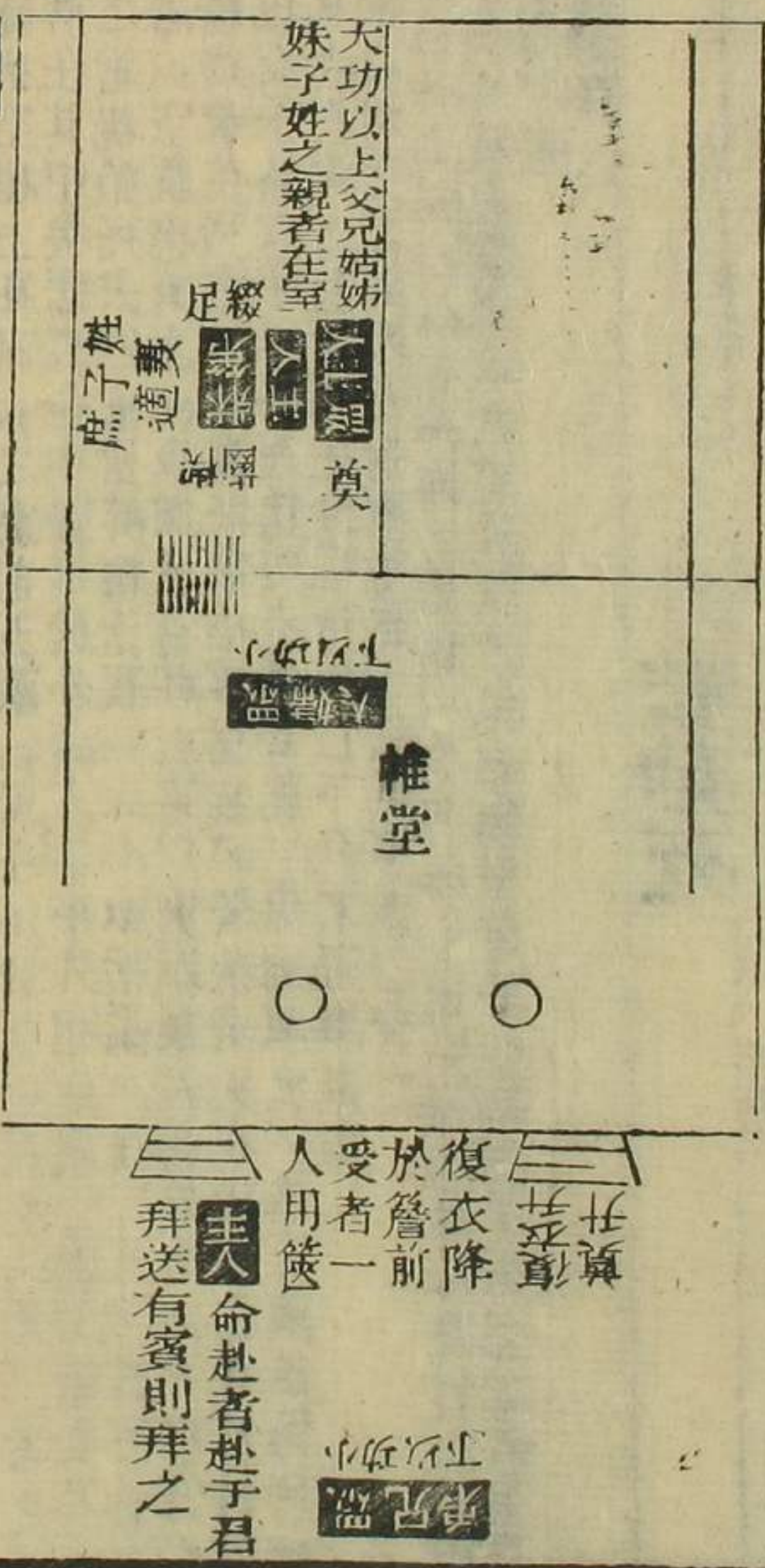
卒

禮

圖

今案後楔齒綴足始死奠帷堂命赴哭位數
事文有先後其實數事並作檀弓曰復楔齒

壽車與目升



復者降自後西榮

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法云作起為也自復
以下諸事並起故云並作故今總見於一圖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注復者

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為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若上公九命則依命數九人之類喪大記復者小臣則士家不得同僚為之則有司府史之等也純衣纁裳者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是也雜記士弁而祭於公是士服爵弁助祭於君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禮以冠名服者案士冠禮皮弁爵弁並列于階下而空陳服于房皮弁服爵弁服是以冠名服鄭言此者欲見復時唯用纁衣纁裳不用爵弁而經言爵弁服是禮以冠名服也常時衣服衣裳各別今此招魂取其便故連裳于衣

敖繼公曰爵弁士之上服故復用之左手何之而空右手為登梯備頭感也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

注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

敖繼公曰前東榮者東方之南榮也屋有二楹每旁各有南榮北榮中屋屋脊之中也

受用篚升自阼階以衣尸注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

之若得魂反之○疏降衣簷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在庭可知

敖繼公曰升自阼階象其反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注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內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疏凡復者緣孝子之心望

得魂氣復反復而不蘇則是虛反今降自後是不欲虛反也案喪大記將沐甸人為墜于西牆下取所徹廟之西北罪薪爨之諸文不見徹扉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也

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未可以變○疏招而左者以左手執領

還以左手招之招魂所以求生左陽主生故用左復者土之有司左執領謂爵弁服

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注階

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

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檀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

之降自西北榮注朝服所以事君之衣用朝服而復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

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纁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檀衣榮

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鬻危棟上也號若云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疏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

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注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衣尸浴而去之婦人復不以神注神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凡復男子稱名

婦人稱字注婦人不以名行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注氣絕則哭哭死事可以行

雜記復諸侯以褻衣冕服爵弁服注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見加賜之衣也○疏諸侯既用褻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注言其招魂用稅衣

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穀為裏

陳澧曰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狄當為翟江淮以南青質而五色成章者曰搖狄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狄之形以為文章因以為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搖翟至稅衣皆用素沙

為裏即今之白絹也

乾學案婦人服有六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

衣祿衣也稅衣即祿衣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復西

上注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于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

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穀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沙裏之褻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

方慤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為上西北皆陰故也

檀弓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

神之道也注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來也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陞始也注戰于升陞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

以招魂陳澧曰復者以盡愛之道禱祠之心孝子不能自已冀其復生也疾而

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飲蕢

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疏魂

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合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

之法也至葬之時用菑裏熟肉以遣送尸法中古修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而

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

馬晞孟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禮而欲其

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

乎神之衣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

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

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

右復

記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注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說之事相變衽臥席○疏始死在地無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於南牖下有枕席於南牖下有枕席

用斂衾亦在復後蓋用斂衾即死事矣喪大記云去死衣鄭注謂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則去死衣亦在復後是篇條貫次第不紊唯此先後微有可疑勉齋黃氏以設牀第遷尸序復之後今從之

喪大記始死遷尸于牀用斂衾去死衣注牀謂所設牀第當

牀者尸初在地奠生氣復既不生更遷尸於牀用斂衾覆之除去死時所加新衣乃復衣為口將浴故也初廢牀時牀在北壁當尸至復魄後遷之在牀當牖南首

右遷尸

楔齒用角柶注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疏此角柶其形與投醴綴足用

燕几注綴猶拘也為將履恐其碎戾也

教繼公曰綴足用几欲拘其足使之正也

記楔貌如輓上兩末疏如輓謂如馬鞅輓馬領亦上兩末令以屈處入口取出時易也

教繼公曰楔因其楔齒而名之以別於他柶輓在大車轅端厭牛領者楔狀類之故以曉未知者焉楔齒時以兩末上柶則末出於口旁矣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注校脛也尸南首几既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疏古者

几兩頭各施兩足尸南首足鄉北故以几鄉鄉南以夾足恐几欲側又使侍御者一人坐持夾之使足不辟戾可以著屨也

教繼公曰校几左廉之名校在南則橫設也几之為制前後狹而左右差廣綴足宜寬故橫設之必校在南者生時設几左廉近人故放之也坐持之則御者亦在牀矣其於几之北與

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檀弓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般道也學者行之注學於孔子者

行之微殷禮○疏中雷室中也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可令浴汗入坎也毀竈亦兼二義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二則恐死人令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贊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

呂坤曰禮疑楔齒以舍也死欲安氣散魂分之時親心何似而楔以困之安用舍為此泥禮之過而近於忍心者也舍之義不忍親口之虛也不知舍以飯其能令親生乎能令親飽乎當氣欲絕之時魂魄離合親身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親口便乎不便乎口容止一楔之後雖舍以物而口不復有合時矣若天暑飯壤穢汚生蟲尤為不宜制此禮者獨不念及乎首不忍聞之

右楔齒綴足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疏案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闕也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疏案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闕也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疏案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闕也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疏案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闕也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疏案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闕也

與則此莫是閤之陰食為之下小斂一豆一盞
大斂兩豆兩盞此始死亦無過一豆一盞而已

教繼公曰此莫之而已無他禮儀故曰莫也死而莫之如事
生也此時尸南首東乃其右也奠于其右若便其飲食然

記即牀而奠當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注牀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

或卒無醴用新酒○疏即就也謂就尸牀而設之尸南首則在牀東當
尸肩頭也未忍異於生故用吉器至小斂奠則用瓦豆之等為變矣

教繼公曰此吉器之異於凶者豆蓬耳凶時耗豆蓬無膳其饌則無吉凶之異
皆用角也若醴若酒謂無酒則一解皆禮無體則皆酒無巾者非盛饌無柶者
異於大斂以

後之奠也

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注不容改新閣皮菹食物

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為奠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
寢故近置室裏閣上若死仍用閣之餘莫不容方始改新也

陸佃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耳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如舊說則死而無閣者何物奠之

右始死奠

帷堂注事小訖也○疏未襲斂必帷之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

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襲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疏方亂

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
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為動尸故帷堂

陳澧曰尸猶未襲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襲之也故小斂畢
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而曾子為長

復楔齒綴足飯設帷堂竝作注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

乾學案復當在帷堂之前陸農師乃謂復楔

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竝作於帷堂之時疑

誤疏云作起也自復以下諸事竝起也孔氏

得之

邵竇曰帷殯非古也然則何以帷堂夫帷堂在小斂之前於死者有避惡之道
焉於生者有別嫌之道焉既殯則二者皆無之矣是以帷堂而不帷殯也乃若
既葬反哭雖有几筵何帷
之有故曰無柩者不帷

右帷堂

乃赴于君主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

疏檀弓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
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

教繼公曰經惟言赴于君之儀則是古
者士大夫赴告之禮惟止于君而已

有賓則拜之

注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疏此謂因命赴者有賓則拜之若不因命赴者則不出是以下云唯君命出始喪之日

則入不即位

記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

死 疏上某是士名下某是母妻長子假令長子則云長子某若母妻則婦人不以名行直云母與妻也

右命赴拜賓

人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注眾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此論主人以下哭位云入坐者謂上文主人拜賓訖而入也眾主人直言在其後不言坐則立可知婦人雖不言坐案

喪大記婦人皆坐無立法言俠牀者

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

親者在室

注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

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

注眾婦人眾兄弟小功以下而事自堂及房不合在下耳

記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

也尊卑

喪大記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子姓立于東

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

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注尸者謂遷尸闕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疏此人君初喪哭

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疏哭泣之中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

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疏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

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應鑄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六分也喪遠哀迫人雜事業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朱子答尸南首之問云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攷只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

右哭位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

北面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寢門內門也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疏屋之者謂舉帷而上非全徹去

敖繼公曰喪不迎賓惟于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者別于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徹帷為君命變也事畢復設之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注三人不升賤也致

命曰君聞子之喪使其如何不叔

敖繼公曰此西方中庭也主人雖在下弔者猶東面禮之也小斂以前主人位在西方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注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

敖繼公曰謝君命也既拜稽顙而成踊唯於君及君命則然其餘則否拜稽顙者一拜而遂稽顙也不再拜稽首者喪禮宜變於吉也

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敖繼公曰拜送一拜送之也此與下篇云拜送者皆然迎不拜而一拜送之皆喪禮異也凡拜喪賓不再拜

記尸在室有君命眾主人不出注不

敖繼公曰異時眾主人與主人皆在庭嫌此時亦然故以明之

右君使弔

君使人綈徹帷主人如初綈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

命注綈之言遺也衣被曰綈致命曰君使某綈○疏主人如初者如上迎于寢門外以下之事也此君綈雖在襲前襲與小斂俱不得用至大斂乃用之故下文

大斂之節云君綈不倒也

敖繼公曰禮別更端則弔綈不同時也衣服曰綈此執衣如復則是衣裳具且簪裳于衣也

主人拜如初。主人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如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

注唯君命出，明大夫以下時來，弔禮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為賓出，不成禮也。○疏主人拜如初者，亦如上述。中庭哭拜，稽顙成踊也。遂拜賓者，因事曰遂，因有君命，故拜賓若無君命則不出戶也。未忍在主人位者，至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

敖繼公曰：衣尸亦覆於復衣之上，與惟君命出小斂以前則然。若小斂之後，雖不迎賓，亦出送賓矣。升降自西階自此至葬，其禮然也。於大夫云特拜見於土，亦旅之也。即位西階下，此非正位，因事而出，乃在是耳。不踊者，明本不為賓出也。主人既即位，大夫宜辭之，謂不必以已故而留於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

親者，遂不將命，以即陳。

注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

庶兄弟，遂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

注庶兄弟，即眾兄弟也。變眾言庶，庶者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遂，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庶兄弟，言也。既小斂，拜遂者，則稽顙。此唯拜而必其用之也。既將命而又，以即陳亦遠，辟親者之禮。

朋友，遂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

注親以進，親之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遂也。敖繼公曰：親以進，亦自釋其辭。主人拜亦不答之，與弔賓同也。親者，遂不將命。庶兄弟將命，不親致朋友，則親致之。蓋親則禮略，疏則禮隆。聖人之意，然爾。主人於庶兄弟之使者，與朋友之退也，則哭而不踊。朋友退，反賓位，使者退，則出矣。

徹衣者，執衣如禭，以適房。

注凡於禭者，出有司徹衣。○疏上文君禭，執領右執要，故云如禭也。之，時禭者左執領，右執要。此徹衣者亦左。

記禭者，委衣于牀，不坐其禭于室戶西北面致命。

注始死時也。○疏未小斂之前，尸在室中，尸西故北面致命。若小斂之後，奉尸使于堂，則中庭北面致命。

右致禭

乾學案：雜記諸篇亦有致禭之文，但非始死時所行之禮，故不列於此。而類見於第六十卷，賻禭兩篇，讀者參攷之。

於喪儀品式篇茲不重載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為垆于西牆下東鄉注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從塋

西牆中庭之西○疏周禮甸師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

于西階下注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承湏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于重者也濯滌漑也造至也

也以喪事遠也○疏盆祝浙米時所用槃置于尸牀下盛餘瀋水凡物無足稱廢士虞禮主人洗廢爵注云爵無足是也重鬲將縣重者下文鬻餘飯乃縣于重此

時先用者瀋沐故云將縣重者也

敖繼公曰云造者明濯於他處

記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垆用塊注南順輪從也○疏經直言甸人掘坎不辨大小故記明之

敖繼公曰南順復南其壤明其掘之自北而南也

右掘坎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精注襲事謂衣服也精讀為紆屈也○疏襲用三稱而已其中庶綈之

等雖不用亦陳之以多為貴

敖繼公曰事猶物也言襲事而不言衣者衣少於他物也惟言西領主於衣也其他物亦上端鄉西必西領者以尸在室也士冠禮曰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此西領者其於東墉下乎不精者一自南而北若一列不足以盡之則復以其餘者始於明衣之東而陳之亦自南而北其次列之首與前列之末不相屬而更端別起不如物之精屈者然也不精者襲事少且變於斂也

明衣裳用布注所以親身為圭潔也

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袂

於蔽下體深也○疏布幅一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則此不削幅長下膝者凡為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至膝下欲蔽下體深也

敖繼公曰必云袂屬幅者嫌明衣或異於生也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注不辟積也蔽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疏凡男子裳不連衣皆前三幅後四幅

辟積其要間以示文今此亦前三後四不辟積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

敖繼公曰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之則其要廣必前後相掩者深旁不開不

見矣長及蔽為蔽足也明衣之長下膝其裳之制復如是皆為重形且異於生也

縗緇注一染謂之縗今紅也飾緇純注七入為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緇謂

乾學案純蓋兼指在衣裳者言記文止此

言元通考卷四
髻笄用桑長四寸纓中

注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復笄之中央以安髮。○疏以髻為髻義。

取以髮會聚之意為喪所用。故用桑。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即此笄是也。一是為冠笄。皮弁爵弁。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笄長矣。下記云。其母之喪。髻無笄。注云。無笄猶文夫之不冠也。纓笄之中央以安髮者。兩頭闕中央。狹則於髮安故。云以安髮也。

叔繼公曰。會髮為紒。曰髻。云髻笄者。明其不纓也。生時節而纓。乃加笄。此於生時為冠內之笄。但不用桑耳。其或用長笄。則去之不并用也。長笄者。見弁之笄也。婦人有長笄。無短笄。下云。

布巾環幅不鑿

注環幅廣表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中。而已大夫以覆死者。面布幅一尺二寸。則此廣表等亦一尺也。

叔繼公曰。布巾不鑿。士之制然也。此云不鑿。則有當鑿者矣。鑿者。其君禮與。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

注掩裹首也。析其末為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疏掩若今人。

幘頭。但死者以後二脚於頤。下結之。與生人為異也。

叔繼公曰。析其末者。兩端皆析而為二也。

頤用由纊

注頤充耳。纊新綿。○疏生時人君用玉。臣幘目用緇方尺。用象示不聽。今直用纊塞耳。異於生也。

二寸經裏著組繫

注幘目覆面者也。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為握。可結也。○疏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故有組繫也。

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

握

叔敬曰。握手纁帛如箭。箭口兩手立。表纁裏長尺二寸。寬五寸。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綿以組為繫。兩手交貫於牢。

決用正玉棘若擇棘組繫纊極二

一

叔繼公曰。決與極皆用於右手。決著右擘。極韜食指。

棘。棘曰決。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射者。以鉤。鉤死則用木為之。正猶善也。玉棘擇棘。二木皆棘。類必言二。木用二。決左右大指各一。皆有組為繫。借以連屬兩擘也。極。本章為之射者。以韜右手第二三四指。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尸以纊為之。裹其手指。亦用二。左右手各一。死者手不屬。因生時所有事。以為斂具。愛敬之至也。

萬斯大曰。握手所以交籠。兩手者。其制圍而縫之。圓如竹筍。手從兩端。而人兩手。掌交疊。疊處厚。須寬大。乃得容。故牢中。牢籠也。中寬而兩端窄也。旁寸。謂于兩端。摺而縫之。廣一寸也。著組繫。貫組于兩端。摺縫中。繫手腕。以為固也。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注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且玄下。纁象天地也。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疏凡人爵。

著服。先下後上。又質長與手齊。殺長三尺。人有短者。質下。殺殺。故後韜質也。爵弁服。純衣。注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疏爵弁服。士之常服。以助祭者也。死者不冠。而經云。爵弁皮。

弁此直取以冠注皮弁所衣之服也皮弁服其服白布衣素裳也祿衣注黑衣裳赤緣之謂祿衣也

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疏知此祿衣是黑衣裳者以士冠禮陳三服玄端皮弁爵弁有玄端無祿衣此士襲亦陳三服與彼同此無玄端有祿衣知此祿衣即玄端也玄端有二等裳此喪禮質略用玄裳而已但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變名祿衣也連衣裳者以其用之以表袍袍連衣裳故也

緇帶注黑帶也疏上陳三服用一帶者以士唯有此一帶而已秦玉帶此襲時三服用一命緇帶○疏緇者據卑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說共一帶為異也

鞅鞅注一命緇鞅也疏鞅者據卑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說之鞅也服謂之鞅士一命名為鞅鞅亦名緇鞅不得直名鞅也但士冠禮玄端爵鞅鞅皮弁素鞅爵弁服鞅鞅今亦三服用一命緇鞅者以其重服亦如帶矣

笏注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珉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夏葛屨冬白屨皆總緇絢純組綦繫于踵注冬皮屨夏言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附之緇絢純組綦繫于踵也

以拘止屨也○疏夏言葛冬當用皮冬言白明夏亦用白又士冠禮云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以三服用各自用屨屨從裳色其色自明今死者重其屨屨惟一故須見色若然三服用各自用屨屨從裳色其色自明今死者重其屨屨三服用已引緇絢純組者欲解士冠禮總純組用緇絢雖在緇上明亦用緇可知總純組在牙底相接之縫中絢在屨鼻純謂緣口皆以條為之綦屨係者經云繫于踵則綦當屬于踵後以兩端向前與鉤庶綦繼陳不用注庶繼不用也

相連于踵踵足之上合結之名為繫于踵也庶綦繼陳不用注庶繼不用也不用屨也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疏庶綦即上親者綦庶兄弟綦朋友綦皆是繼陳謂繼衣之下陳之不用以繫至小斂則陳而用之惟君綦至大斂乃用

也貝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於篚注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中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筭注巾所以拭汗垢浴巾二

櫛於篋注篋浴衣於篋注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注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

右陳服器教繼公曰沐巾以晞髮浴巾以去垢三巾共一筭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注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緇將以就祝

祝泚米于堂南面用盆注祝夏祝也泚沃也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

奠于俎用重鬲注盡階三等之上○疏用重鬲者以其先奠祝盛米于

敦奠于貝北注復於筐處也○疏敦即上廢敦也向未泚實于筐今士有

冰用夷槃可也注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疏喪外御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實豐尊尊尊尊

受沐入

注外御小臣侍從者

敖繼公曰受沐亦於堂上管人亦盡階不升堂授之此當更有管人液而授浴水之事亦文不具也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注象平生沐浴裸程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禮第

敖繼公曰是時婦人亦皆出經不言略之出則立于房矣

乃沐櫛拒用巾

注拒啼也清也古文拒作振○疏拒謂拭也櫛訖又以巾拭髮乾使清淨無潘櫛仍未作紒下文待蚤擗訖乃鬻用

浴用巾拒用浴衣

注用巾用浴衣亦并

次也○疏潘水既經溫煮名之為澳已將沐浴謂之為濯已沐浴訖餘潘水棄之○疏潘水亦棄之者以其已經尸用恐人褻之若棄杖者棄于隱者故知亦

蚤擗如他日

注蚤讀為爪斷爪擗髮也人君則小臣為之他日平生時

萬斯大曰蚤擗如他日蚤去手足爪甲也擗展通展其鬢使直也喪大記亦曰爪手擗髮如他日如生時也或謂擗為斷須生時豈斷須乎

鬻用組乃笄設明衣裳

注用組束髮也○疏鬻笄乃可設明衣以蔽體是其次也

萬斯大曰設明衣裳檀弓所謂設飾也先時尸裸體唯撫斂衾至此始有飾故曰設飾

記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禮第

注抗衾為其禪

程啟之也禮袒也袒簣去席盥水便

敖繼公曰古禮袒字通詩曰禮禡暴虎虎史記左禮右袒是也四人抗衾而二人浴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鬻無笄

注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冠也○疏婦人不死男子之手故

知為女御也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注中帶若今之禪衫○疏經直云設明衣不辨男子與婦人故說人辨之也

乾學業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鄭氏

因記有夏祝淅米云云故注以為夏祝也祝

取銘置于重鄭注祝習周禮者也是周祝也

其明著為夏祝者士喪禮夏祝鬻餘飯用二

鬻于西牆下又夏祝及執事盥既夕祝降與

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是也其著為商

祝者士喪禮襲祭服執巾掩瑱設幙目小斂

則布絞衾散衣祭服大斂則布絞紼衾衣既

夕免袒執功布拂柩飾柩御柩皆是也疏謂

同是周祝而習夏禮則曰夏祝習殷禮則曰

商祝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
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爲之其間雖不言
祝名亦夏祝可知也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
則周祝徹之也殷人教以敬神但是接神皆
商祝爲之其間行事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
亦周祝可知惟既夕啓殯時以周祝徹饌而
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
重賈氏之論詳矣余以爲夏祝如淅米鬻飯
皆其養之事商祝主襲斂衣衾拂柩御柩交
於神明之事夏祝事簡商祝事繁周祝文飾
實兼兩者周制博采夏商周人講習夏商之
禮所謂監於二代郁郁乎文者以此卽如啓
殯時商祝方執功布入周祝徹宿奠降降之

時夏祝自下升取銘置于重曰祝曰夏祝曰
商祝各司其事履趾相接是喪事縱縱之時
而不至凌節儀禮所以爲萬世經也嘗讀士
冠禮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
之道也孔子便冠章甫當時蓋兼用殷道矣
檀弓載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飾棺牆置翬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子張之
喪公明儀爲志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
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經也者實也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
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禮器
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其由之可見武王周公
盛時旣因前代典章以著爲周禮而又令學

士大夫採掇遺聞參用舊時儀節故雖周之
輓季本朝之禮與夏殷並著學者擇而行之
不以爲嫌蓋卽夏祝商祝之名可以知公天
下之至意而禮非虛器矣

喪大記管人汲不說綺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
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
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注爪足斷足爪也○疏管人主館舍者綺汲水瓶索也遠促於事故

不說去此索他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

方氏慈曰管人主管鑪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
沐梁甸人爲篋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黃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匪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

于坎注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復者取徹鼎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何取此薪而用之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沐竟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

檀弓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注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爲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

王安石曰此是元輩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鄭何由知其矯也萬斯同曰注疏之說固非矣但此章當作何解尸本在適室豈可遷於爨室以就浴乎無論曾子不爲是言卽曾元亦不爲是事也士之喪禮有階間掘坎西牆爲篋諸事意者曾元家貧無有司以供此役一切沐浴諸具皆出之於爨室乎不然真不可解矣

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

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注造猶納也檀第袒簣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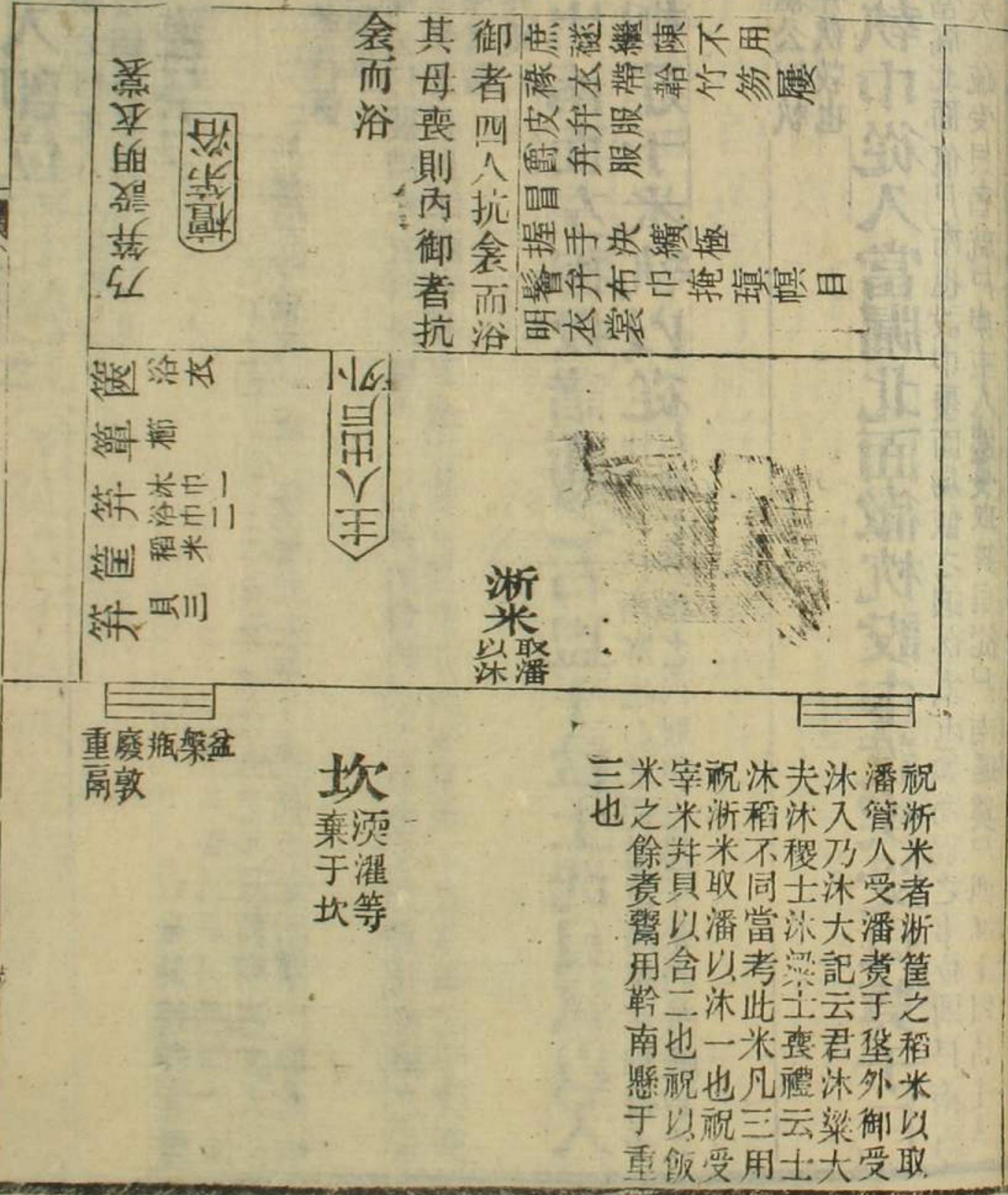
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士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疏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人君仲春則用冰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得用冰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在襲斂之前也

左傳昭四年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
 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
 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出入也時
 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
 注享獻羔而啟之注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開冰室
 注寒司寒注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注公先用優尊

呂坤四禮疑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梁宋浴病不浴尸衣生不衣死君子
 曰禮從宜○浴尸生者所難裸體死者所諱他人為之則勿誠子婦為之又不可
 可梁宋間不浴尸有病臨危而願浴者有不浴者其新潔之衣多衣於屬纊之
 前俗既相沿又無所害從之可也○斷爪揃須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奚病

右沐浴及設冰

陳具沐浴圖



禮記卷之四十一

十一

主人入即位

注已設明衣可以入也

敖繼公曰主人入則眾主人及婦人亦皆入即位也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

注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于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疏襲布衣牀上者喪大記云襲一牀此雖布衣未襲待飯含訖乃襲也

敖繼公曰襲謂布衣而將襲之也爵弁助祭於君之服也皮弁為君祭蜡之服也士祭於己用玄端此祿衣雖以當玄端然非其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先布祭服美者在在外也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內建

注俱入戶西鄉也○疏而前也謂祖左袒扱于右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也建于米者於廢敦之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市設楔受貝奠于尸

注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疏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筭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

親舍也舊有解云遷尸於南隔時北首若北首則祝當在北頭而南鄉以其為徹枕設巾要須在尸首便也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與道事之故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

朱子語類答尸南首之問云士喪禮飯含章鄭注云

尸南首遷柶于祖注云此時柶北首祖祭注云旋柶

鄉外足知古人尸柶皆南首唯朝祖之時北首非温

公創為南首之說也君臨臣喪升自阼階西鄉撫尸

當心則尸之南首本不為君南面弔而然也

敖繼公曰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含也奠貝于尸西蓋在主人所坐處之南郝敬曰巾以承餘粒既飯含即以掩其口尸首南故北面去其枕使首仰則飯易入以巾藉其首則米不落牀簣間徹楔去角柶奠貝于尸西避奠位也

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

注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首受主人貝奠之弁受米奠于尸西由其口實不可由足恐褻之故也

敖繼公曰由足西自牀北而西也凡過尸柶而西東者必由其足敬也不坐于尸東辟奠位

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注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

主人之右當佐飯事○疏祝先奠貝于戶西祝又受米從首西過奠于貝南便矣
今不於貝南奠之而奠于貝北故云便主人之扱也宰在主人之右者以米在主人
宰亦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
實米唯盈注于右戶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疏戶南首云右謂口東邊也
也盈

敖繼公曰左手不便於用乃用之者由下飯含之順也主人東面坐若用右手
則必反用其柶且加手於其親之面皆非孝敬之道故不為也先實米為貝藉
也又實米唯盈象食之飽也先右次左次中
禮之序然也實米所謂飯也實貝所謂含也

記卒洗貝反于筭實貝柱右巔左巔注象齒堅○疏經直云實
近故記人辨之右巔左巔謂牙
兩畔最長者象生時齒堅也
夏祝徹餘飯注徹
敖繼公曰巔牙也含而因柱
其左右巔蓋恐其口復閉也

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注尊之也
貝美○疏死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既不忍虛其口乃不用
飲食之道而必用米貝者以食道喪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藝故用米美善焉爾
方慤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
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也

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
天子飯含用玉○以非

同法故
夏禮

天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
以珠含以貝

陸佃曰諸侯言飯不言
含則蒙上含以玉可知

春秋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
璧相備也

雜記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
鑿巾○疏大夫以上貴故使賓含恐尸為賓所憎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
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之故不鑿巾但露面而含
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
鑿巾則是憎穢其親矣故為失禮也

白虎通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
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
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

右飯含

主人襲反位注襲復衣也位在尸東○疏鄉袒則露形今云襲是復著衣也商祝掩瑱設幘目乃

履綦結于跗連約注掩者先結頭下既瑱幘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約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垢也○疏

經先言掩後言瑱與幘目鄭知後結項者以其掩有四脚後二脚先結頭下無所妨故先結之待設瑱施幘目乃結項後也跗足上謂足背也絢在屨頭上有孔得穿繫于中而過者也

敖繼公曰掩瑱皆謂設其物也設掩者既結頭下即還結項中急欲覆其形也掩其前後而兩旁猶開故可以瑱幘目當面設之加於掩之上交結於後既設此則掩旁亦固矣

乃襲三稱注遷尸于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不言而未襲今已飯含訖乃遷尸以衣著于尸故云遷尸于襲上而衣之也

此襲牀與舍牀並在南廂下小別而已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也

敖繼公曰浴時去衣故於此加衣焉曰襲三稱者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襲不言設牀不言布衣又不言遷尸經文略也襲牀當在尸牖之間

明衣不在算注算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疏喪大記云袍必有衣禪而無裏不設鞵帶搯笏

注鞵帶鞵鞵帶用革搯插也插於帶之右旁○疏見鞵自有帶者鞵鞵用革帶也生時緇帶以束衣革帶以佩玉生時有一帶死亦備此二帶也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

設握乃連擊注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擊指本也決以韋為之藉有強弱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環大擊本也因韋其強以橫帶貫

紐結於擊之表也

敖繼公曰擊字未詳以此文意求之或是巨擊之別名麗附也飯字亦未詳且從舊注持謂繞而固之也蓋設決于大擊指而以其繫自指本貫繞而固之及設握乃以握之繫與擊之決繫相結則擊與握相連而不開矣說決乃設極而後設握不言設極亦文省也此唯右手設握而左手則否其特重平日之便於用者乎或曰飯當作

後謂指後也未知是否

郝敬曰設決前所陳陳決施兩大指以決繫交麗兩擊掌後骨曰擊麗連也左決連于右擊右決連于左擊使手交如生自飯舍時持其擊使不旁垂以便飯至設握乃連之不設極極無衣但以纊包之

記瑱塞耳注塞充室○疏瑱用白纊用掩之不云塞耳恐同生人懸于耳旁故記人言之也設握裏親膚繫

鉤中指結于擊敖繼公曰握手唯一而已與決同設于右手其繫則相關經文詳於設決略於設握故記見之

萬斯大曰經云設決施決於右手之大指也麗于擊者指設握後兩手交疊右手在內其決附著左擊也擊手下腕方設決時未遽麗從其後而言耳自飯持之謂自飯舍時已設決持之若然設決在襲前而文在後連設握者決有組以連左擊未襲則衣未加握未入兩手宜開未遽得連必既襲既設握乃得取決之組連于擊而繫之故即繼之曰設握乃連擊以見設決之事至此而始畢也

記云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則設握法也手既從兩端入握兩手交疊中指一匝而還結于擊以為固也

中指一匝而還結于擊以為固也

中指一匝而還結于擊以為固也

中指一匝而還結于擊以為固也

雜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

二玄冕一裘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

練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革帶以佩故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疏公襲以上服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又欲尊顯加賜故襲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玄端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

之服也纁裳一者質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驚義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又取一也裘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為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為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此謂襲尸之大帶率帶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神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會子曰不襲婦服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纁為繭繭為袍表之以稅衣乃為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纁神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為襲

之玄冕或謂為玄冠或為玄端○疏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纁為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纁著之也稅衣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裳也纁絳也神裳下緣纁也以絳為緣故云稅衣纁神也繭衣既襲用稅衣表之合為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神為一也素端一第二稱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一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為衣積素為裳也爵弁一第四稱玄衣纁裳也玄冕一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纁神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

檀弓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子游曰

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氏○疏案喪

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許諾之汰自矜大也言凡諸禮事當據禮以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答專輒許諾如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譏之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是也諸侯請含注以朋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注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荆人曰必請襲注欲使

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注欲尊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注巫祝桃菊君臨臣喪之禮

陳澧曰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雪

恥呂坤四禮疑斂不冠不帶非待死之禮也便宜爲之○禮冠帶不送死妨斂襲也然冠帶自有不妨斂襲者劉氏謂幅巾大帶更便即野服道粧亦無不可要在成禮而已

乾學案古禮但無冠而已非無帶也蓋古人之襲斂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爲容飾也劉氏幅巾大帶之說本於書儀用之亦可若云野服道粧此何禮乎呂氏專據已見而掊擊古禮不遺餘力亦未見其說之盡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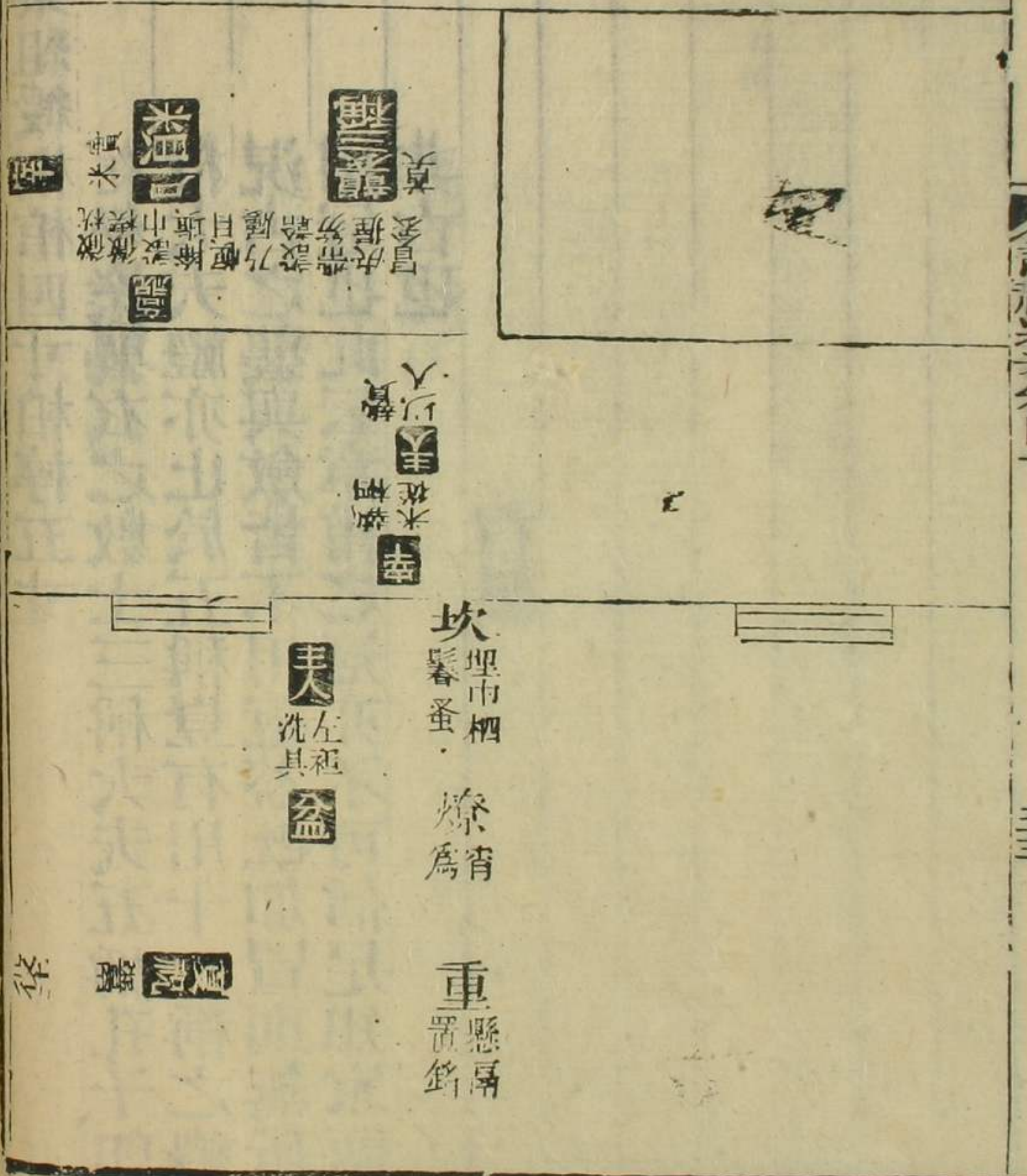
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

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

乾學案襲衣之數士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卽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一稱之禮況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旣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章甫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

右襲

飯合襲圖



設冒囊之幪用衾疏素是韜盛之名今以冒囊盛尸故名爲

雜記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

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疏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

喪大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

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

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注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

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疏冒有質有殺作兩囊每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

邊除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曰質下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殺旁七者不縫之

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

旁三尊卑之差也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輅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

也殺三尺者殺從足輅上長三尺也小斂前有冒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

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夷衾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

巾棺簪蚤埋于坎注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疏上文直云

假即埋又慮更有須埋者故至此覆尸訖乃埋始死脯醢醢酒之奠設于尸東方

襲時必當遷避之襲訖反之于尸東以其不可空無所依故也案下記云小斂辟

記甸人作坵坎

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坵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渥塞也為人復往襲之又亦鬼神不用○疏古者非直不共福浴亦不共廁故得云死者不用也

隸人溲廁

注隸人罪

喪大記君大夫髻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注綠當為角謂棺內四隅也髻亂髮也將黃爪

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疏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君大夫則盛以囊實于棺角之中士賤亦有物盛以埋之

右埋髻爪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注木也縣物焉曰重

刊斲治鑿之為縣簪孔也土重木長三尺○疏以木有物懸于下相重累故得重名簪孔者若冠之笄謂之等使冠連屬于紒此簪亦相連屬于木也土重木長三尺則大夫以上當約銘旌之字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之者世者宜半之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

注鬻本作粥夏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鬻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鬻同差○疏西牆下

下有甗即甸人為甗是也前商祝奠米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于鬲也

疏布久之繫用幹縣于重幕用葦席北面左在帶用幹

賀之結于後

注久讀為灸謂以葦塞兩口也幹竹筴也以席覆重屏屈而反兩口為塞也筴謂竹之青可以為繫者以席覆重屏屈而反者以席先于重北面南掩之然後以東端為下向西端為上向東是為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為左

注然後以筴加束之結于後也

款繼公曰幕用疏布以布覆高也既夕禮曰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盛他器之稱此久不言其物則是因以所幕者為之與疏以布幕其上又承其下乃以幹繫之而縣于重前之簪也幹字從革似當為革之屬幕用葦席以席蔽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在者右端在上而西向象死者之左在也帶用幹者以幹中束其席如人之帶然因以名之後謂重之南也重主道也故言面言在與帶以見其義云

祝取銘置于重

注祝習周禮者也○疏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于肆今且取銘置于重以重與主皆是錄神之物故也

檀弓重主道也

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

右設重

記既襲宵為燎于中庭

注宵夜○疏士之喪死日而襲經不云中庭設燎故記明之也

喪大記君堂上一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

堂上一燭下二燭

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疏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真堂真及且

壹

萬斯同曰鄭孔之說皆謂設燭以照饌然則後世之祭奠而燒燭者其肇端於是乎

右設燎乾學案經無設燎之文故取記文補之

乾學案士與大夫俱三日而殯注家謂士之三日連死日數大夫之三日從死之第二日數禮或然也此篇雖雜陳諸侯大夫之禮要之以士禮為主士之禮死之日襲第二日小斂第三日大斂則此篇所載皆死日之事也然周人斂用日出則襲亦必用日出死日即襲豈能行於日出之前乎必為次日之日出可知也但次日日出之前總可名為死之第一日則襲仍死日之事云

讀禮通考卷第四十

讀禮通考卷第四十一

經禮通考卷第四十一 禮記通考卷第四十一 禮記通考卷第四十一

喪儀節四

初終下

唐開元禮三品以上喪

乾學案開元禮原本分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為三篇杜氏通典及新唐書凶禮志則彙而為一今依通典取三品以上為主而四品以下之異者則仍採通典之注以別之庶便於觀覽云

初終○有疾丈夫婦人各齋於正寢北墉下東首墉牆也東首順氣養者男子婦人皆朝服齋親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疾困去故衣加新衣為人來穢惡也徹樂清掃內外為賓客來問分禱所祀

盡孝子之情也五祀及所封境內名山大川四侍者四人六品以下俱四人也坐持

手足為不能自屈伸內遺言則書之屬纊以候氣續新縣置於口鼻氣

絕廢牀寢於地人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反也主人啼餘皆哭哀有深淺者男子易

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練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為本生以下內外皆著素服妻妾皆被髮徒跣女子子不徒跣出嫁者髮出後人

亦然以下內外皆著素服妻妾皆被髮徒跣女子子不徒跣出嫁者髮出後人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

飾謂齊衰婦人也內外皆素服素服謂有服者白布十五升無服者不列綵則常所素衣主人坐於牀

東啼踊無數眾主人在主人之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

其後俱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在妻之

後哭踊無數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

橐坐哭六品以下孫及兄弟孫在諸子之後女孫及兄弟女孫在兄弟女子子之後服精麓為坐先後下準此內外之際隔

以行帷帷堂內門南北隔之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

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六品以下為適子三

年者則

乾學案古者宮室之制前為堂後為室中以

壁隔之則在堂帷之內者正直北壁下後世

宮室之制異於古大約左右為室而中為堂

則死於室中者尸在北墉下子女妻妾皆挾

牀而在北壁下矣即隔以行帷安所得北壁

而坐之此皆欲依古禮而不知古今之異制

故也

外姻丈夫於戶外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

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室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諸內喪則

尊行丈夫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

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凡喪位皆以服精麤

為序國官位於門內之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俱裹巾

帕頭舒豪薦坐參佐位於門內之西重行北面以東為上俱素服舒席坐哭自國官以下六品以下無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

復始死則復○復於正寢復者三人復謂招魂復魄四品五品則二人六品以下則一人皆常服

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雷六品以下則升自前東榮屋翼也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危棟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長聲呼

某復男子皆稱字及伯仲婦人稱姓其復者人數依其夫也六品以下男子稱名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六品以下升自阼階入以覆尸若得魂魄返然復者撤舍西

北扉降自後西不由前降不以虛返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自是行死事所撤扉之薪以充煮沐六品以下西榮餘同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乃設牀

設牀○設牀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簟設枕施幄六品以下不施幄去裙遷尸於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斂衾大斂所用之衾黃表素裏也死

衣病時所加新衣楔齒用角柶為將柶也柶也綴足以燕几校在南綴猶拘也校几

歷在商以拘之則不使辟戾侍者坐持之其內外哭位如始死之儀乃奠六品以下含而後奠文與此同○奠以脯醢酒用吉器無巾柶升自阼階

奠於尸東當隅鬼神無家故設奠以依憑內喪內贊者皆受於戶外而設之凡內喪皆內贊者行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初氣絕室內隨事設帷至此小訖在此下含篇後為與勅使

沐浴自沐浴下至設重其○掌事者掘培於階間近西南順廣尺長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為塊竈於西牆下東向以俟

煮沐新盆盤瓶六甌四品五品四甌六品以下二甌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新此器者

重死事魂竈累土為竈盆以盛水盤以承濡濯瓶以汲也甌瓦甕受一升有蓋濯謂滌既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絁實於筭巾所以拭也浴巾二者上體下體櫛實於箱若簞浴衣實於篋浴衣已浴所衣之衣其制今之眠皆具於西序下南上水淅

稷米六品以下取潘煮之又汲為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戶外象平生沐浴子

孫不在旁主人出而主人以下於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皆

於戶西北面東上俱立哭其尊行丈夫於主人之東北

面西上婦人於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人權幃

以帷主人以下既出乃沐櫛束髮用組拮用巾拮也

浴則四人六品以下抗衾一人浴拭用巾拮用浴衣設牀

於尸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鬚斷爪如

平常鬚髮爪盛以小囊大斂納於棺楔齒之柶浴巾皆

埋於棺寘之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

之訖內外入就位哭乃襲

襲○陳襲事於房內襲衣三稱六品以下西領南上朝服一稱常

衣者實之以衣者實之以箱籠承以席明衣裳合用生帛一六品以下方尺八寸充耳

用白纁面衣用玄方尺纁裏組繫六品以下握手用玄纁裏

長尺二寸廣五寸削絢於內旁寸著以緇組繫握者面衣

及手衣皆通餘色六品以下繫手衣一具執服者陳襲衣庶幾陳不用庶幾也不用不

之為貴將襲具牀席於西階西內外皆出哭於戶外其位

如浴時襲者以牀升入設於尸東布枕席如初自庶幾繼陳

無執服者陳襲衣於席祝去巾六品以下加面衣設充耳

著握手納鳥若履凡死者左衽不紐將襲辟奠既既襲乃覆以

大斂之衾始死時內外俱入復位坐哭諸尊者於卑幼之喪及嫂

間非有事則叔兄姊姊姪婦哭朝脯之

含○贊者奉盤水及筭筭竹飯用梁含用璧四品五品用稷與

貝升堂含者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洗梁璧四品五

受筭奠於尸東含者六品以下坐於牀東西面鑿巾巾先覆

巾同埋於坎六品以下於此後

賣曹書卷四十一

宋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禮

初終自有疾至襲○有疾者齋於正寢東首北墉下養者皆公

服齋徹樂藥先嘗之疾困去故衣加新衣清埽內外分

禱所祀侍者四人坐持手足內喪以婦人充遺言則書之屬續以

候氣絕廢牀寢於地主人啼餘皆哭男子以白布衣被

髮徒跣婦人青練衣被髮不徒跣女子亦然父為長子為人後者為其本生

人坐於牀東餘在其後啼踊無算兄弟之子以下又在

其後俱西面南上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在其後哭踊

無算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橐坐哭

內外之際隔以行帷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

上祖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

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

坐哭

若舍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

宗親戶東西上凡喪位皆以服精麤為序復於正寢復者三

人六品以下一人婦人視其夫皆常服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

榮當屋履危危屋棟也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

曰皋某復三呼而止丈夫稱字或伯仲婦人皆稱姓投衣於前授以箱升自

東階人以覆戶復者降自後西榮復衣不以襲斂浴則設去之

牀第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篔設枕施幄去裙遷尸於

牀南首覆用夷衾大斂時所用之衾也黃表素裏下同去死衣疾困所加新衣即牀而奠

贊者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東階設於戶東當隅內喪皆內贊者

行事受於戶外入而設之廣尺長二尺深三尺為塊窆於西牆下東向以俟煮沐塊窆掘土為之新盆盤

瓶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盆以盛水盥以承濡濯瓶以汲水鬲瓦器一品以下六四品以下四六品以下二沐

巾一浴巾二用絺若浴櫛及浴衣各實於篋六品以下無篋以箱皆

具於西序下南上陳襲事於房中襲衣三稱西領南上

公服一稱常服二稱皆實以緇承以席几陳衣如之六品以下一稱明衣裳履襪具掩練帛一方尺

八寸掩裹首也充耳用白纁幘目用緇纁裏方尺二寸組繫將沐

面衣也組繫可結下同握手用緇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著組繫將沐

掌事者浙稷米六品以下用梁米取潘煮之又汲為湯以俟浴以

盆承潘及沐盤升自西階以授沐者以待者四人為之六品以下一人沐者

執潘及盤人主人以下皆出戶外北面西上俱立哭夫

在東婦人在西婦人權障以帷下同乃沐櫛束髮用組浴則四人抗衾二人浴

拭用巾拒用浴衣濡濯棄於坎設牀於尸東衽下莞上

簞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鬢斷爪盛以小囊大斂納於

棺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主人以

下入就位哭乃含贊者奉盤水及筭筭竹器也飯用稷含用璧

升堂六品以下用梁與貝含者六品以下主人自為之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

洗穰壁梁具同實於筭執以入贊者從入北面徹枕奠筭於

尸東含者坐於牀東西面發巾實飯含於尸口訖主人

復位位在尸東襲者以牀升入設於尸東布枕席如初執服者

陳襲衣於席遷尸於席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祝去巾加面

衣設充耳著握手納履若鳥覆以夷衾內外皆就位哭

如初諸尊者於卑幼之喪及嫂叔兄弟姊妹如婦哭朝晡之間非有事則休於別室設銘以絳廣充幅四品以下廣終

幅棺銘竿也其長視絳四品以上長九尺六品以上長八尺九品以上長七尺書曰某官封之柩人

視其夫有官封則曰某官封某人姓氏之柩未有封曰某氏或妻某氏之柩為重以木刊鑿之為懸孔長八尺橫者半

之五品以下七尺七品以下六尺置於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掌事者以沐之

米為粥實於二鬲鬲各視其數罍用疏布繫以竹密垂於重覆

用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後兩端在上綴以竹密祝取

銘置於重又於殯堂前楹下爽以葦席簾門以布又設

葦障於庭厥明乃斂凡言贊者祝掌事者皆以常使者臨時為之東西之序臨時隨所居之向背設之

士庶人喪禮

初終自有疾至襲

○有疾者齋於正寢東首北墉下養者齋徹

樂飲藥先嘗之疾困去故衣加新衣清掃內外分禱所

祀使人坐持手足內喪使人遺言則書之屬纊以候氣氣絕

廢牀寢於地主人啼餘皆哭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

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亦然父為長子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皆素冠不徒跣女子子嫁者盛

東餘次之啼踊無算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西面

南上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次之哭踊無算兄弟之

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橐坐哭內外之際隔

以行帷宗親尊行丈夫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婦人

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外之東北面

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坐席而哭凡喪位

皆以服精麤為序復於正寢復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

左荷之升自前東榮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

腰招以左每招曰皋某復三呼而止男稱名婦人稱姓投衣於前

授以箱升自東階入以覆尸復者降自後西榮復衣不

以襲斂浴則去之設牀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篋設枕

遷尸於牀南首覆用夷衾大斂時所用之衾黃表素裏下同去死衣疾困所加新衣即

牀而奠贊者以親或所使者為之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東階設於

尸東當牖內喪皆內贊者行事受於戶外入而設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掌事者掘

坎於階閒少西坎深三尺長一尺為塊竈於西牆下東向以俟煮

沐掘土為竈新盆盤瓶皆濯陳於西階下沐巾一浴巾二皆用

布櫛及浴衣各實於箱皆具於室西南上陳襲事於房

中襲衣一稱西領南上明衣裳履襪具掩練帛一方尺

八寸掩首衣也充耳用白纊面衣用緇經裏方尺二寸握手用

緇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將沐掌事浙梁米取潘煮之
又汲為湯以俟浴以盆承潘及沐盆升自西階沐及浴皆二人
浴沐者受沐主人以下皆出戶外北面西上俱立哭夫
在東婦人在西乃沐櫛拭用巾拒用浴衣束髮用組濡濯棄於
坎設牀於尸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髮
斷爪盛以小囊大斂納於棺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
以大斂之衾覆之主人以下入就位哭乃哈贊者舉奉
盤以及笄飯用梁哈用貝升堂主人出盥手於戶外洗
梁員實於笄執以入徹枕奠笄於尸東主人坐於牀東
西面發巾實飯哈於尸口訖主人復位襲者以牀升入
設於尸東布枕席如初執服者陳襲於席遷尸於席上
而衣之左衽襲者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覆以夷衾
內外哭如初諸尊者於卑幼之喪及嫂叔兄弟姊妹設銘於西階下以銘

緇廣充幅緇紅
書云某人之柩為重置於庭厥明乃小斂

初終病甚○疾病謂疾甚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絕諄

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禮死于適室適室正寢之室曾子且死猶易簧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近世孫

各盡哀止哭開元禮於此下即言男女易服布素及坐哭之位案喪大記唯既絕諸子啼兄弟親戚侍者皆哭

復立喪主護喪等附○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案雜記喪大記復衣諸

南北面招以衣呼曰某人復喪大記曰凡復者男子稱名婦人稱凡

三呼畢卷衣入覆於尸上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中屋履危北面

屋而號慮其驚眾故但然後行死事立喪主凡主人以長子為之無長子則長孫承重奔喪日凡喪父在父為主注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各為妻主之喪為主也又曰親同長者主之鄭康成曰昆弟之喪宗子主之又曰不同親者主之注從父昆弟之喪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若子孫有喪而祖父主之子孫執喪祖父拜奠主婦檀弓曰主人主婦之子主婦亡者之妻若亡者無妻護喪之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為及母之喪則以主人之妻為主婦護喪之凡喪事皆稟焉若主人未成服不出則代主人受弔拜賓及受贈禮古禮初喪司書以子弟或吏人能書禮主人常在尸側唯君命出出而遇賓則拜司書者為之掌糾書疏之事司貨以子弟或吏僕可委信者掌糾貨賄之事置歷以謹其出入親責有賄遂則書於別歷收之以待喪用其衣服不以襲斂

易服○既復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謂插衣前襟之帶徒跣婦人不徒跣男子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但去冠及上服凡齊衰以下內外有服親及在喪側給事者皆釋去華盛之服謂錦繡緋紅金玉珠翠之類著素淡之衣問喪親始死筭纓徒跣上注髮也上衽深衣之裳前開元禮初終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易以青練衣被髮不徒跣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素冠不徒跣女子已嫁者髮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內外皆素服案笄纓今人平日所不服被髮尤哀喪無容故從開元禮然白布青練衣素冠素服皆非始死所能辦故但釋去華盛之服本應

子披上衽謂插衣前襟之帶徒跣婦人不徒跣男子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但去冠及上服凡齊衰以下內外有服親及在喪側給事者皆釋去華盛之服謂錦繡緋紅金玉珠翠之類著素淡之衣問喪親始死筭纓徒跣上注髮也上衽深衣之裳前開元禮初終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易以青練衣被髮不徒跣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素冠不徒跣女子已嫁者髮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內外皆素服案笄纓今人平日所不服被髮尤哀喪無容故從開元禮然白布青練衣素冠素服皆非始死所能辦故但釋去華盛之服本應

華盛之服謂錦繡緋紅金玉珠翠之類著素淡之衣問喪親始死筭纓徒跣上注髮也上衽深衣之裳前開元禮初終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易以青練衣被髮不徒跣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素冠不徒跣女子已嫁者髮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內外皆素服案笄纓今人平日所不服被髮尤哀喪無容故從開元禮然白布青練衣素冠素服皆非始死所能辦故但釋去華盛之服本應

三年喪者則去冠及上服期喪以下士大夫帽子卑衫青黃勒帛庶人不改常服禮男子括髮婦人多髻故於始死時期喪以下但去首飾易華盛之服而已世俗多思諱或為父則被左髮母則被右髮舅則被後左姑則被後右皆非禮宜全被之

訃告○護喪司書為之發書訃告於親戚及僚友檀弓曰父兄命赴者然則主人不自赴也若無護喪及司書則主人自赴親戚不赴僚友劉岳書儀卒哭然後發外人書疏蓋以哀痛方深未暇與人通問故也然問候慶賀之書居喪誠不當發必若有事不得已須有問於人者雖未卒哭豈可以不發也

沐浴飯含襲始死之奠○將沐浴則以帷障卧內侍者設於尸所卧牀前縱置之施簣席篔簹枕不施羶褥古者疾病廢牀

人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將沐浴則復遷尸於牀人既死乃卧尸於地說也古者沐浴及飯含皆在牖下今室堂與古異制故於所卧牀前置之以從宜也古者沐浴設牀袒簣袒篔簹者去席盥水便也今藉以簣不設覆褥亦於沐浴便云遷尸於牀上南首覆之以衾

禮運曰死者北首謂葬時也自沐浴至殯古亦南首唯朝廟北首侍者掘坎於屏處潔地士喪禮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今以孝子之心不忍朝夕見親陳襲衣裳於堂前東北藉以席

西領南上幅巾古者死人不冠但以帛裹其首謂之掩蓋以篋斂主於

鐵為脚長三尺而帽用漆紗為之上有虛簷置於棺中何由安帖莫若襲以常服上加幅巾深衣大帶及屐既合於古又便於事幅巾所以代掩也其制如今之屨

帽深衣帶履自有制度若無深衣帶履止用衫勒帛鞋亦得其幘頭公服腰帶靴笏俟葬時置於棺上可也
大用塞耳中
幘目一用帛方尺二寸所以覆握手用帛長尺二寸而者也

寸廣五寸所以裹深衣大帶履若綈衣有餘則繼陳而不

用謂親戚以衣服來禭者繼陳於襲衣之下又陳飯含沐浴之具於

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於小箱古者飯用米貝今用錢猶古用

既不足貴又口所不容珠玉則更米二升實於盥古者諸侯飯用梁大夫

為盜賊之招故但用三錢而已沐巾一浴巾二設於筐浴巾二上下

士平日所食之米可也古升小沐巾一浴巾二設於筐浴巾二上下

置於卓子上侍者汲新水泚米令精復實於盥侍者以

沐浴湯入主人以下皆出立於帷外北面以其裸程子孫

者沐髮櫛之晞之以巾撮為髻舉衾而浴亦為其裸程故拭

之以二巾翦爪如平時其沐浴餘衣及巾櫛皆弃於坎

遂築而實之侍者別設襲牀施薦席紈褥枕如平時先

置大帶深衣袍襖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於其上遂

舉以入置浴牀之西遷尸於其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

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履移置堂中間鄭注喪大記曰

廟下南首也今室堂既異於古故置卑幼則各於其室中間自餘應在堂

執事者置脯醢酒於卓曾子問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注不容改新

脯醢而已今人或無脯醢但有食物一兩種并酒可也凡奠除酒升自阼階

祝盥手洗盞斟酒奠於尸東當膺巾之膺肩頭也士喪禮復者

醢酒于尸東開元禮五品以上如士喪禮六品以下含而後奠今不以宮品高下

沐浴正尸然後設奠於事為宜奠謂斟酒奉至卓上而不酌也主人虞祭然後親

奠酌巾者以辟塵蠅凡無兩階者止以階之主人坐於牀東奠北眾男

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西向南上藉以橐同姓男子應

服期者坐其後大功以下又以次坐其後皆西向南上

尊行坐於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各以服重輕昭

穆長幼為序主婦及眾婦女坐於牀西藉以橐同姓女

子應服期以下坐於其後尊行坐於牀東北壁下南向

東上藉以席薦亦各以服重輕昭穆長幼為序如男子之儀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婦以夫之長幼為序不以身之長幼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向西上此非沐浴之帷謂設帷於堂裏所以別內外者也婦人坐於帷內之西北向東上皆藉以席有服者在前無服者在後各以尊卑長幼為序若內喪謂婦人則同姓丈夫尊卑坐於帷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西北向東上士喪禮及喪大記皆備列親屬哭位今堂室異制難一一如古但做開元禮為哭位古者諸侯卿大夫於其宗族有君臣之義故其臣不敢坐於君側今但依士禮婢妾之外皆坐哭室月老病之人有不堪稟及單席者三年之喪聽坐豪薦期喪以上聽加曰壇於席上可也或堂宇狹隘五服不能各為一列則輕服次重服自既復之後男女哭辨無數至是始就位而哭盡哀止三年之喪夜則寢于戶旁藉案枕塊羸病者藉以草薦可也期喪以下寢于側近男女異室外親歸其家可也主人出左袒自面前扱於腰之右盥手洗盞執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於米盞執以從置於尸西又一人執巾以從徹枕以巾覆面恐飯之遺落米也主人就尸東由足而西牀上坐

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於戶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施左於中亦如之主人襲謂襲所袒之衣也復位侍者加幅巾充耳設幘目納屐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覆以衾

朱子家禮凡言儀節者皆瓊山邱氏潛所補

疾病遷居正寢凡疾病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邱潛曰正寢即今人家所居正廳也案士喪禮鄭注謂為士喪其父母之禮今家禮亦然所謂遷居正寢者唯家主為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中焉善家禮集說或問病篤遷出外寢能不傷其心乎予之於親心忍遷乎舉扶遷動或致奄絕能無憾乎曰喪大記云君夫人大夫卒于正寢內子未命則死下室遷戶於寢土之妻皆死於私寢蓋貴者宜遷賤而無嫌者不必遷也且當溫公時遷者亦少不然公何獨稱孫宣公一人哉

既絕乃哭

儀節若病勢度不可起則先設牀於正寢中凡喪禮儀節特揭出以曉人非用以唱贊也後倣此遷居正寢子弟共出居牀戒內外既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諠譁擾仍令人坐其旁上東首戒內外持手足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婦人死男子之手書遺言問病者有何言言則書於紙無則否加新衣徹去舊衣加新衣喪大記屬續置新絲之間以俟氣絕廢牀寢地病者氣將絕則鋪薦於地俟其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楔齒以一筋橫

不動則是氣絕

口中楔齒使不合可以含案古禮楔齒用角柶用角為之長六寸兩舉哀

頭屈曲為將含恐死者口閉故以柶柱齒令開而受含也今以笏代之

至是婦女入男女哭辨無數以上初喪禮自補入以下若倉卒不能盡從唯用遷居正寢屬續廢牀地楔齒舉哀五節亦可

復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嘗經衣者左執領右執腰自前榮升屋中當北面招

以衣三呼曰某人復畢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辨無數○上服謂有官則公服

無官則襦衫早衫深衣婦人大袖背子呼某人者從生時之號

高閈曰今淮南風俗民有暴死則使數人升其居屋及於路旁遍呼之亦有蘇活者豈復之餘意與

孫氏家乘吾常之俗人始卒其子親自招魂於土地祠此大非禮也夫親死則

孝子當時刻不離左右豈有反出門者乎觀古禮之復但遣家人於家中升屋

今乃往土地祠更何說與此必始於市井妄人凡為士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其說也

儀節遺一人持死者之上衣曾經服者左執領右執要上衣服今俗所謂上蓋衣也

某人復凡三次男子稱名或字及行第婦人稱姓氏或行第隨常所稱呼

卷衣自前屋升招呼曰降自屋後下以所

哭辨復畢男女哭辨無數

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主婦謂亡者之妻無護

喪以弟子知禮能幹者為之凡喪事皆稟之司書以子弟知司貨物及財貨出入其一書親實購

之數祔祭奠

邱氏補立主賓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為之如無同居者擇屬之親

主與賓立相禮案禮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為之相杜橋母喪宮中無相時

客為禮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鄰中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

而以護喪助焉○凡喪事合常用之物相禮者俱命司貨豫為之備及所用之人亦當與護喪議豫求其人庶臨事

得用不致闕乏今謹詳其目如左

棺具板油漆灰瀝青用少蚌粉黃蠟青油合煎

星板用板一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鑿為七孔紙麻穰鐵釘鐵環大索七

遷尸之具幃聯白布為之尸牀以木為之去脚牀簣以竹為之枕衾以上皆用舊者

沐浴之具幃縫白布為之掘坎為壑以土塊為壘煮沐浴湯者盆盛水者瓶汲水者

沐巾浴巾二俱用布上下體各用其一櫛梳也組髮繩束篋也篋具篋具草薦席褥枕幅巾其制如今之掩握手巾

也充耳用白絲二塊如棗核大以塞耳幘目帛用熟絹方尺二寸夾縫內充以絮四角有繫於後結之

用熟絹二幅各長尺二寸廣五寸以裏手兩端各有繫

履雙袍襖有解汗衫 袴 明衣裳明白布新製貼身者大帶 布

多少皆 衾 目見考證今世用目於小斂非是 米二升臨用以新水浙令精 碗盛米者 匙 盥盆

斂具 錢一文金箱用竹木器皆可用以盛錢者 絲布用細者絹亦可為二斂之紋 衾者一有解者 衿單被也用布五幅 牀

席 褥 薦 香爐 香合 香匙 酒注 酒盞

奠具 卓子 盤 椀 茶 盞并托 罽巾製竹為之蒙以細紗 盥盆

帨巾 燭臺 脯 醢 布頭帶用以括髮者 裂布用以免者

括髮免髮之具 麻繩 麻布凡六等極麗生者以為斬衰服次等麗生者以為齊衰服次等生者以為期服稍麗熟布為大功服稍細熟布為總麻服 有子麻 泉麻 草履 線 竹杖或桐木

服制之具 麻布 衰服次等生者以為期服稍麗熟布為大功服稍細熟布為總麻服

靈座魂帛銘旌之具 交椅 卓子 幃幕用布為之設於堂裏

以別內外者也 衣架 帕 坐褥 衣服生時所用者 櫛合 類盆

帨巾 牀帳枕席衾褥全製鞋凡生時奉養之具皆備 紅絹為銘旌者或緞子 竹竿 木跗

白絹為魂帛者 粉旌者 箱盛魂帛者 治葬之具 炭 石灰 細沙 黃土 漚青 石

淡酒 薄板 桐油 送葬之具 明器 下帳 苞管罍鬯 功布 喪

車 竹格 木主箱 木主橫并 方相戈盾冠服面具

方相服冠如道士執戈揚盾盾牌也四品以上四目為方相以下兩目為懸頭

靈車 玄皂色 纁淺紅 布幕以障婦人者

當用之物 燭 香 木 竹 石灰 炭 黃泥

盆 甕 刀 斧 鋤 鋸 畚 杵

讀禮考卷五十一

三

當用之人 贊者 祝 侍者 內御者

沐浴婦 執事者 方相 師巫 為之 木工 鍼工 漆工

石工 以上物事皆相禮者與護喪者計議或因其舊而用之或一器而數處

臨時倉卒失誤 用之或借諸其親鄰或買之市肆或命工修造皆次第預為措辦免致

則禮不難行矣

乾學案邱氏所載諸器物非盡始死時所需

多有用於既襲既斂之後者今以其不可分

析故仍其舊總錄之

乃易服不食 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被髮男子披上冠徒跣餘有服者皆

去華飾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

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戚鄰里為糜粥以

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披上冠謂插衣前襟之帶華飾謂錦繡紅紫金玉珠

翠之類 是也

治棺 護喪命匠擇木為棺油杉為上柏次之土杉為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

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為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瀝青溶瀉厚半

寸以上以煉熟秫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上鋪以紙紙上

加七星板其底四隅各釘大鐵環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

訃告于親戚僚友 護喪司書為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計親戚不訃僚

友自餘書問悉停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答之

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掘坎 執事者以幃障臥內侍者設牀於尸牀

南首覆以衾掘坎於屏處地 陳襲衣 以卓子陳於堂前東壁下西領南上幅巾一充耳二帽

坎於屏處地 沐浴飯舍之具 以卓子陳於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於小箱米

裹壯之項隨 沐浴 侍者以湯入主人以下皆出帷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

用其一也 乃沐浴 侍者以湯入主人以下皆出帷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

奔於坎襲 侍者別設襲牀於帷外施薦席褥枕先置大帶深衣袍襖汗衫袴襪勒

而埋之襲 帛裏肚之類於其上遂舉以入置浴牀之西遷尸於其上悉去病時衣

及復衣易以新衣但 徒尸牀置堂中間 卑幼則各於室中間 乃設奠 執

未著幅巾深衣履 酒奠於尸東當肩中之○祝以親戚為之

主人以下為位而哭 主人坐於牀東奠北眾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

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東北壁下南面西上藉以席薦主婦眾婦女坐於牀

西藉以稟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西北

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

黃書

三

所祖衣

侍者卒襲覆以衾

復位 高祖曰禮士襲衣三稱而子羔之襲也衣五稱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加朝服一維記曰公襲九稱蓋襲數之不同如此大抵衣衾唯欲其厚爾衣衾之所以厚者豈徒以設飾哉蓋人死始惡之矣聖人不忍言也但制為典禮使厚其衣衾而已今世之襲者不知此意或止用單衾一稱雖富貴之家衣衾畢備皆不以襲斂又不能謹藏古人遺衣衾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乃或相與分之甚至計直貿易以充喪費徒加功於無用損財於無謂而所以附其身者曾不之慮嗚呼又孰若用以襲斂而使亡者獲厚庇於九泉之下哉

楊復曰案高氏一用禮經襲斂用衣多故襲有冒小斂有布紗大斂有布絞布給所以保其肌體者固矣司馬氏欲從簡易襲斂用衣少故小斂雖有布絞而襲則無冒大斂則無絞給此為疏略先生初述家禮皆取司馬公書儀後與學者論禮以高氏喪禮為最善遺命治喪俾用儀禮此可以見其去取折衷之意矣況夫古者襲斂用衣甚多故古有禮上喪禮親者繼庶兄弟繼朋友繼又君使人繼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故禮亦從而廢惜哉然欲悉從高氏之說則誠非貧者所能辦有如司馬公之所慮者但當量其力之所及可也愚故於襲小斂大斂之下悉述儀禮并高氏之說以備參考

置靈座設魂帛

設魂帛於尸前覆以帕置椅卓其前結白絹為魂帛置椅上設香爐合盞注酒果於卓子上侍者朝夕設繡額奉養之具皆如平生

魂帛於其上可也

問重朱子曰三禮圖有畫像可考然且如司馬公之說亦是合時之宜不必過泥於古也楊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司馬公用魂帛蓋取束帛依神之意高氏謂古人遺衣衾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恐當從此說以遺衣衾置於座而加

魂帛於其上可也

立銘旌

以絳帛為銘旌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即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為杠如其長置於靈

右不作佛事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來哭者當服深

衣臨尸哭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

丘濬曰主人未成服來哭者素淡色衣可也案高氏曰古人謂弔喪不及尸非禮也今多待成服而後弔則非矣又曰親始死雖不敢出見賓然有所尊者則不可不出今木注有弔主人相向盡哀主人以哭對無辭之文則是主人出對賓矣然考書儀及厚終禮又有未成服主人不出護喪代拜之說今兩存之各為其儀於後俾有喪者於所尊親用前儀於所疏遠者用後儀云

儀節

舉哀

詣靈座前上香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哀止

弔主人

如何不淑主人稽顙

拜興

拜興

相向哭

止

弔者致辭曰竊聞某如何不淑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弔者拜護 護喪答辭曰孤某遭此凶禍蒙慰問以未成

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拜興拜興平身弔者禮

弔者退護喪送出門外以上主人未成服者有來弔者用此儀

乾學案古禮行弔未襲之前主人不出既襲

之後主人始出拜賓然但主人拜賓賓不答

拜其意蓋為執事而來不敢自居於賓也至

於尸柩所在雖朝夕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弔

賓不拜即孝子亦未嘗拜蓋事之如生禮如

是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猶有古人

之意至温公書儀則有主賓交拜之禮且有

入拜靈座之禮而文公家禮悉遵之與古禮

始異矣夫古人之於尸柩雖子孫猶且不拜

奈何賓客而使之拜哉今世之弔賓無有不

拜靈座者甚有高年尊長之人而僕僕下拜

於卑幼此豈情之所安乎雖世俗通行難以
粹變唯於平日未嘗受拜者則固辭而力卻
之庶幾協於人情而不悖於禮矣

明會典品官喪禮

有疾遷於正寢養者皆齋徹樂飲藥疾困去故衣加新

衣清埽內外分禱所祀侍者坐持手足遺言則書之屬

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

之手乃廢牀寢於地孝子啼餘皆哭男子白布衣被髮

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亦然父為長子為人

父母皆不徒跣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孝子坐於

牀東餘在其後啼踊無算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

西面南上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在其後哭踊無算

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橐坐哭內外

之際隔以行帷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若內喪則尊行丈夫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在戶外之左右俱西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乃復於正寢復者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榮當屋覆棟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曰某人復三呼而止男子稱字及伯仲婦女稱姓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升自東階入以覆尸復者降自後西榮乃立喪主長子無則長孫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子孫知禮能幹者為之司書司貨子弟或使僕為之執事者設牀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簟設枕施幄遷尸於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即牀而奠奠者以酒饌升

自東階設於尸東當隅內喪皆內贊者行事受於戶外入而設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掌事者掘坎於屏處盆盤之屬陳於西階下沐巾浴巾浴衣皆具於西序南上陳襲衣於房中掌事者為湯以俟以浴盆及沐盤升自西階以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為之六品以下一人沐者入喪主以下皆出戶外北面西上俱立哭乃沐櫛束髮用組抗衾而浴拭以巾餘水弃於坎設牀於尸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鬚斷爪盛於小囊大斂納於棺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喪主以下入就位哭乃含贊者奉盤水及筭升堂含者六品以下喪主自為之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洗飯玉實於筭執以入贊者從入北面徹枕奠筭於尸東含者坐於牀東西面發巾實飯含於尸口訖喪主復位襲者以牀升入設於尸東布枕席如初執服者陳襲衣於席遷尸於

言而後者四十一
席上而衣之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履若鳥覆
以大斂之衾內外皆就位哭乃置靈座結白絹爲魂帛
立銘旌倚於靈座之右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
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庶人喪禮

疾病遷居正寢清埽內外分禱所祀使人坐持手足遺
言則書之屬纊以俟絕氣氣絕乃哭廢牀寢於地乃易
服男子扱上衽被髮徒跣婦人去冠被髮不徒跣諸有
服者皆去華飾乃復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嘗經衣
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中嚮北向招之三呼曰某人復
畢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擗無數乃立喪主主婦護喪
司書司貨護喪命匠擇木爲棺或已有棺則不再治訃告於親戚朋
友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卽牀而奠

奠訖掌事者掘坎於屏處潔地乃陳襲衣於堂東壁下
及飯含沐浴之具侍者以湯入喪主以下皆出幃外北
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以巾撮爲髻抗衾而浴拭以巾翦
爪并沐浴餘水巾櫛棄於坎而埋之侍者設襲牀於幃
外施薦席褥枕先置深衣大帶袴襪汗衫之類於其上
遂舉以入置浴牀之西遷尸其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
易以新衣徙尸牀置堂中閒喪主以下就位而哭喪主
坐於牀東眾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橐同姓
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
幼坐於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眾婦女
坐於牀西藉以橐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於其後皆東
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
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

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於帷外之西北
面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爲行無服者在後若內喪則同
姓丈夫尊卑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異姓丈夫坐於
帷外之西北面東上乃含喪主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
腰之右盥手執錢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於米盃執以
從置於尸西以幘巾徹梳覆面喪主就尸東由足而西
牀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於尸口并實以錢侍者
加幅巾充耳設幘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覆
衾道靈座設魂帛立銘旌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
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